



KUOWEN WEEKLY

Vol. VI No. 49.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類

□要目□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國聞週報

第六卷

第四十九期目錄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浩布士的政治哲學

曾炳鈞

按本年十二月四日。為英國政治哲學家浩布士 Thomas Hobbes (1488 1679) 逝世二百五十年紀念。十二月二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已有專篇論述氏之學說。今曾君此篇亦為此紀念而作者。讀者可並觀。本報編者識。

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上，浩布士的學說，要算是很能圓到的一種，除非你不承認他的前提或界說，不然，你很容易受他的迷惑，不易找出他的破綻，所以你要反駁他，最好先審查他的前提，推敲他的界說 因為他的說法都是從先定下的界說或假定的事實推出來的結果，很像證幾何的問題，步步依着演繹的邏輯，你一經承認他的前提，就不得不依從他的結論，舉個例來說，依當時流行的思想，一般的假定，國家的起源是人民共同訂立契約而產生的，君主的權力是由這種契約授與的，所以君主濫用權力，就是「不公正」。在浩布士却不然了，他一方面主張契約說，他却不把君主放在訂約當事人裏邊 同時所謂「不公正」unjust只是一種破壞條約的行為，君主既不是訂約人，自然就無所謂破壞契約，所以他的任何行為，絕不能說是「不公正」。這樣一來契約、反作了君主權位的保障，他用了一般公認的名詞，却破壞當時一般人心裏的結論，在這種推斷之下，要反對他的結果，（假如你承認契約說）只有從（一）君主是不是訂約的當事人，或（二）「不公正」是不是僅僅包含不守契約的意思兩方面着手；不然，（假如你不承認契約說）就只有指出契約說的不合事實或理論上的不可能，後來洛克的契約說，便以君主為契約之一造，盧騷的民約論雖亦以君主不是訂約人却以人民的權利並未放棄給君主是給人民的全體所以君主本身無最高權力不能為所欲為。這都是在界說上對浩布士主張的不合。休謨對契約說的批評，便以歷史為標準。

浩氏的政治學說主要的都包括在「巨靈」一書中，是書共分四部：第一部討論人的知覺慾望性格等問題，第二部是他政治學說主要部分，（從第十七至三十一章）第三第四兩部討論基督教國與黑暗王國，比較上不很重要。他的全部學說是一最有系統的契約說。他主要的用意是：（一）由國家的起源指明主權者與人民的

關係，(二)以人類的天性作起點說明在自然世界之不適於共同生存與共立契約擁戴主權者之必要，(三)由契約的關係解釋主權者無上權力的合法根據，及人民應有絕對從主權者義務。更統括一點說，浩氏是主張主權者絕對專制的，要問人民如何應該讓主權者絕對專制，浩氏說是依據契約的關係，至於為何有這種契約，


浩布士像

是為共同生存上人類受自然律支配的必然結果。

浩氏「巨靈」一書，開始便分析人類知識的來源，慾望的發動。他的說法，完全是一種唯物派機械派的說法。人類的知識都是由感覺器官來的。心是腦子裏的運動。一切意象都是感覺器官受外界的物的運動之感觸的結果。憂樂好惡完全由人腦與心內不同的運動而生。人類行為的動機也就全受這好惡憂樂的支配。美惡利害的標準，因人之好惡而不同，絕對的好壞是莫有的。人類既是這樣一種機械，他行為的出發點只有一個——「永遠不停到死方休的權力慾望。」所以倘無外界的阻礙，自然只知尋求個人的快樂不管別人的快樂，只求滿足個人的慾望不管他人的利害。人性既是如此，故當人類在一種無秩序無是非無束縛的自然世界裏時，集無數自私自利的份子在一起，結果不用說自然是或用手段或以武力互相殘殺互相爭奪在這種境界之下，人人相互間都是敵人，人與人間所爭的都是為滿足一樣的獸慾，大家都惟恐旁人的力量超過自己個個都只想爭勝以博得他人的讚賞。這種說法如何，此處姑且不論，不過浩氏有幾個重要的結論，值得特別注意：

(一)人類自然平等，並不是說人人的一切享受權利都應該相等，是說：在自然世界裏，各人不能以力得則以智取，人人一樣的各自以為絕頂聰明，各對他所分得的智力的一份都同等的自以為滿意。但因為智力這樣的平等，故大家都起了相等的慾望。

(二)自然世界裏無是非的分別；因為人們的行為都是受感情的支配，要說這種感情與那種感情在道德上的差異，尚無標準來決定。要比較行為的好壞，只有在公共遵守的律令成立以後，換言之，就是要在脫離自然世界進入文明社會以後。

(三)並無「公正」Just「不公正」Unjust的差異。因為「公正」「不公正」的分別，並不是先天的，自然有的，是在法律成立之後的。然而在莫有一個共同翕服的最高權力以前，法律不能產生。所以在人人爭強的自然世界裏當然沒有「公道」「不公道」的說法。

(四)依同樣的理由，在自然世界裏各人都無私有財產，各人搶得許多用許多，保得住多久用多久，因為私有財產是根據法律的承認的。

浩氏雖然未講這種自然世界在事實上是否存在，他却舉了許

多人類實在的事實，好像是作爲證實他的理論在事實上存在的根據。依浩氏說，人們「出門要保護自己，睡覺要鎖門，就在屋裏也要鎖箱子」都是各不相信的表現；如美洲印地安人就很能表示自然世界裏人與人間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內地戰爭爆發時，及在武裝的國際社會裏，都可找出具體的類似的旁證。

假如人類都繼續像在自然世界裏那樣只是互相殘殺，人類豈不是不至殺絕不止？不過這是不會的。慾望雖是人類行爲的動機，却也要受自然法律的限制。自然法律並不是給與自由的天則，却是限制自由之行使的定律。本來在自然世界裏，假如無外界的阻力，理論上人人都有絕對的自由。浩氏之所謂自由，即外界無阻碍存在之謂。應用這種自由，他可用他力所能及的方法，保存他的生命。（這即浩氏所謂自然權）不過這種自由，一方面要受事實環境的限制，一方面要受意志的限制。關於前者，茲可不贅。關於後者，譬如（一）人在船上，本有躍水自溺之自由，然而人却不願躍水，（二）對於一種權利，每人本有攫取之自由，惟遇有力之強敵，則爭奪即有性命危險，寧可退讓：此即自然法的意義。從這點看，自法權與自然法相反的一點是：依自然權，人人都有取得任何可以滿足個人慾望之權利；依自然法，各人不得不受限制放棄其欲得的權利之一部分。人類既受了這種自然法的支配，則求生的觀念和權利的思想權衡輕重，自然世界裏互相爭殺的人們第一步便不得不出於要求和平與維持和平之一途。不過實現和平依浩氏說，只有一條路——就是每個人都要一律的相互的放棄他對於外物的一切自然權，人人必得互約杜絕其自由的行使。這種互相要約放棄其自然權的辦法，便是自然法的第二定則。第三個法則就是契約的實行。換句話說，浩氏認人類想脫離自然世界與混戰的生活是自然的要求，爲脫離自然世界生活使不能不出於互訂契約之方法，亦係含有必然性的結果。

說到國家的起源，浩氏以爲國家有「建設的國家」A Common-wealth by Institvtion 與「取得的國家」A Common-wealth by Acqisitio 兩種。前者是由人羣自由的意志集合而成的，後者是由外力懾服集合而成立。浩氏所指的社會契約，是敘述「建設的國家」的情況。不過他以爲征服的國家仍是一種契約的性質。與「建設的國家」的契約相同處是在人們心中都有恐怖的心理；其不同處，在前種狀況下是衆人恐懼一人或一團體的人，在後者狀況下是各人互相疑懼。浩氏還有一個一絲不漏的地方，就是他認爲強制的契約不能作爲否定契約的理由。

國家組成的原因是由各人共謀安全的生存而起，前面已經說過。羣性（?）Social impulse 並不是眞正的原因，此處浩氏與千數百年來亞里士多德遺傳下的說法大異其趣。依浩氏說，組成的過程　先是在自然世界裏人人互相不斷的屠殺爭奪，然後纔共同訂立契約。其約定的方法形式如何，此處爲浩氏全部學說的緊要去處，依浩氏的說法，是每個人對其他的人人指定一人或一團體的人說：

「我在你同我一樣拋棄你的權利給他並認可他的一切行爲的條件之下，承認拋棄我自己支配自己的權利給這個人或這個團體的人們。」（用高一涵譯語）

依照這個方式，應當認淸的有最要的幾點：

（一）契約的當事人是自然世界裏每個人的個體，不是一羣人的團體，或總括名詞的人民，也不是一個權力高出人上的人。主權者不在當事人之列，他只承認行使衆人委託他的一切自由行使自然權的權力，並未放棄他個人的任何自由與權利。

（二）服從多數以擁護主權者，是祇在契約的條件，少數人不

得反抗。

(三)依照契約的目的，是謀以和平達生命安全之保障，一旦破壞契約，即全體陷入混亂狀態，故契約應該繼續存在。

一個國家的主權者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這裏最當弄清的一個問題：就是「公正」「不公正」的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在自然世界裏是無「公正」「不公正」之分的。「公正」「不公正」的界線依浩氏巧爲縮小的意義，只是守約不守約的分別。換句話說，守約者是「公正，」惟有不守約者是「不公正。」在這種前提之下，便有如下的結論：

一、人民無論依何種理由，凡有不服從主權者的行爲都是「不公正。」人民另擁新主權者以代替舊的主權者而未得後者之承認是「不公正。」因爲這樣便是破壞了原來的契約。人民被主權者殺死，依照理論是等於自殺。因爲主權者是被各個人民委託其自由行使一切自然權的。

二、人民不能以主權者破壞契約爲理由，而破壞契約。因爲主權者並非契約的當事人，無所謂破壞契約。他一方面既受衆人行使權利的委託，一方面他並未放棄其本人的自然權，故他對人民的一切行爲，無論如何，都不能是「不公正。」

三、少數人不能反抗主權者。少數人不能以主權者之選定未經他們同意爲理由而反抗主權者。假如他們是訂立契約的人，則破壞契約爲「不公正；」假如不是，則此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關係，仍是自然世界互相對敵之關係，即以國家的力量全體屠戮，亦不發生「不公正」的問題。

四、人民對於主權者的身體，不能處死或加罰。因爲主權者之行爲是代表人民的行爲。假使人民因主權者的行爲不是而加處罰，不啻是自己犯罪而處罰別一無罪之人。

主權者與人民的關係既是如此，就理論說，主權者當有如下之職權：

一、一切言論意見的審查或禁止權。如有放言高理不顧社會安寧，一如在自然世界時之舊者，官吏便當加以阻止，以免引糾紛或內亂。此處顯與米爾頓的出版自由，成一正反對。

二、一切財產行爲的規定權。這亦最要緊的。假如不加規定，則在自然世界時人人對於一切財貨都有自由攫取權的。

三、審判權。此所以解決衆人的衝突與糾紛。

四、宣戰媾和的全權。這亦是主權者保障安全的職任。

五、其他任官及授與榮譽等權力。

主權者雖有絕對的權力，人民的自由也不是完全莫有的。不過自由要分兩層來說：(一)是外界無阻礙存在可以爲所欲爲的自由。這個自由，人民在自然世界纔有，入國家的團體生活裏，已經放棄。(二)國家生活內有限度的自由，這種自由有兩種：第一種是在主權者——即國家的法律——所不禁的範圍內的自由。第二是從契約的性質上說人人所不能放棄的自由。由前者說，是主權者能限制人民的自由，人民不能限制主權者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以個人的自由爲理由反對主權者的行動。主權者的行動，雖是未經法律的明文規定的，也是合法。因爲他並不違反契約。由後者說，人民可以有自衛，不遵主權者的命令而自殺，拒絕重罪的自首，假如有替人的話，還有拒絕從軍的自由。因各人訂立契約是以謀生命的安全爲目的，此種從軍等事務既可危及生命，故人民雖不從主權者之命令，可以不發生違反契約「不公正」的惡名。不過此種自由，只以不負違背契約的罪名爲止，並不能限制主權者之不强制執行，主權仍然可以因其不服而加以殺戮。

(未完)

從統計上證明中國航業的衰落

王俊讓譯自密勤氏評論報



中國收回沿海及內河航權的運動是最近一件重要事情。上海航業協會得各地航業協會的帮助，已發起此種運動，並且已派遣代表到南京向政府請願。同時因上海航業協會在中國報紙上發表了許多論文。此種運動已引起大多數國人的注意。作此運動的惟一理由就是中國允許英日航業公司繼續建築輪船在中國沿海及內河航行，其結果必使中國航業衰亡。某作者說：「就加造新式輪船而論，英日航業公司的基礎必然日益强固，擁有破舊不適用的輪船的中國航業公司，必然要日歸衰亡，而被排出競爭場外。因此中國船主恐懼利益的淪喪，向政府請求帮助，以挽危勢。中國代表在其請願書中呈述，要求完全收回沿海及內河航權，他們對於以中國幼稚的航業和外國競爭極難望其發展一點，特別加以注意。外交部長王正廷於接見中國代表時，表示他對於中國船主抱極深的同情，惟「懷疑倘若外國輪船一律驅逐出中國沿海及內河以外，中國輪船是否能够供給中國的需要。換一句話說，王外長以爲在中國通告各國，中國不用外國輪船的帮助，亦能供交通的要求以前，中國首先要發展航業，誠能如此，其結果自然會終止外國輪船在中國沿海及內河航行。於此可呈現國民政府及中國航業協會間的差異。我們知道政府的見解及航業協會的見解各具有不可摧毀的眞理。爲帮助中國論船業發展起見，政府也要有許多努力，也是不容否認的眞理。

中國航業協會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論文，極强烈的反對外國航業公司現有的地位與條約，已如上述，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外國輪運業方面之辯護理由。「南華晨報」九月十日曾載關於『中國航業」的一篇論文，此文轉載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之英國商會雜誌。該文辯論反對取消治外法權時，指出中國航業之凋零狀況。該文云「現在中國商人僅能將其貨物在國內往來運輸，輪運業對於中國工商事業有極大利益的，商業及工業完全依賴輪運而擴大。這些職務從來就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成立起來，只有在極完備的狀態中，能繼續延長，許多年的經驗及特殊的組織、促使現存的狀態，向前進行。

運輸職務的最大部分，由外國公司所執行，就中有些公司在中國成立起來，已有很久的歷史，並且已投入極大的資本公道的說來，這些巨大的投資絕不能馬上令其終止。況且如有這種動作，必引起國際間之不幸。」此文繼續稱：「倘若中國鼓吹者細詳研究此問題後，也必定要承認他們提議的步驟不適於實際。倘若外國輪船被逐出中國沿海以後，中國沿海的交通，將以何法維持

呢？將來自然是以中國的輪船來維持，但幾多年以後才有這種能力呢？在此過渡期間將如何維持呢？有效的輪運不是一天或一年以內能夠造出的。不論中國購買外國現有的輪船，抑重新自己製造，必需要專家的努力及大批的金錢。』此文指出發展輪船工業必需要巨大的資本，而中國的情形絕不允許提出這筆大欵。『倘若中國決定不要外國輪船，即以現在外國很舊的輪船價値而論，他馬上要籌得四萬萬元的資本才能代替。還要有巨大資本建築碼頭，以爲起貨下貨之接連。這樣巨大的資本從何處籌來呢？中國維持現有的工業尙缺乏資本，常欲借外債以自固，那裏有新辦實業之可能呢？所以發展輪運業在中國籌措必需的資本，是非常困難的。』此文更指出投入輪船工業的資本不能很快的收回，國民政府也不能夠提出必要的資本。

作者在論文的結尾又指出其他中國缺乏的重要條件，『中國沒有職員或技師證明的制度，也沒有訓練職員或技師的設備，所以不論實際上或可能上，不會有很好的職員管理輪船，有如中國希望的一樣。如輪船的所有，登記，船主的負責，輪船及噸數的測量，海員的登記，便於乘客的設備，詢問，考察，指導等等重要事情都是毫無規則，雜亂不堪，非整個的法律強制實行以後，很難斷定完備的中國輪船能夠出現。我十二分的希望中國政府及中國航業協會的會員細心讀此論文，並評論那一點是正確的，那一點是錯誤的。至於我個人則覺得本文所指出的大部分都是絕對正確的。這是我們的極大恥辱，我們注意將來航業的發展，我們應該承認這種缺點並企圖改良。中國青年尤應當注意的是：除外國作者所指出的困難而外，我還能尋出其他困難嗎？讓我們考究中國航業公司因管理不善所崇的損失是如何之大？所謂管理不善其意義並非指沒有專門人才的經理，而是指沒有忠實的經理。固然我對於現在的經理不能這樣的說，但是實際上任何讀者不能反對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可以引用高溫博士(Dr. E. Corwin)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的論文以作證明。高溫博士在上海講演，曾說現在中國要發展工商業最重要的事情，是實行完備的會計組織。使各種帳目非常淸楚，而且應用科學的方法，納入正軌，是絕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希望取消現有的不合宜的會計組織。

論到收回的方法，有許多提議。某作者陳述道：『在現在及將來的時期中，我們至少也要向列强提出數種暫時妥協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限制外國航業公司在中國沿海及內河航行的活動。(1)自此以後，不允許任何新的外國航業公司加入現有的範圍以內。(2)在中國已經設立的航業公司必定要登記其噸數，自此以後不允許登記新加噸數。而且當輪船變爲腐舊且不適用的時候，亦不允許以新的輪船代替其位置。(3)自此以後不允許外國輪船公司新開闢航線。日人Mr. Morigoshi Taba 在『中日商約之修定』(見日本泰晤士報，)論文中曾說道：『我們從不抹殺中國有智理的辯論，但問題是在此危險狀態中沒有外國輪船，中國的輪運能否夠用……一般相信，日本或於下列兩個提議中採取一個：(一)關於中國沿海及內河航權問題，日本必堅持相互利益的原則；(二)日本輪船在中國沿海及內河繼續航行，其條件日本給中國相當的賠償，作爲中國承認航行費。就此兩種方法說，在現在的

環境下，第二種比較易於實現，因為中國堅決的反對第一種方法。實行第一種方法，只給中國以一個空名義，毫無實際之利益。因為事實上中國的航業非常幼稚，他不能輸送他的輪船到日本領海以內。中日不能同等享受相互利益。而且自日本方面說，他也決不實行這種方法，因為他和其他享有最惠國條約的列強一樣，自要得到中國同等的待遇，而不隨意拋棄權利。」

我們了解中國現在航業的情形以後，參合上述某作者的提議及 Taba 的第二個提議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毫無疑義的中國自應享有其沿海及內河的航權。但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能採用暫時的方案，逐漸的達到收回航權的目的。我們絕對不認這種解決方法為滿足，非到我們完全恢復了已失的權利以後，我們是不能滿足的。在限制外國輪船的時期中，我們要努力去掉外國作者在「中國航業」論文中所指出的缺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當我們沒有這種缺點時，我們才能夠獲得完全的航權。

為使一般人了解中國航業的現在情形起見，不妨舉出些統計。大部分的材料是從陳沅君所作的論文中取得，此文曾登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之世界雜誌。此種統計的數目有些不正確的。讀者也可看出作者的自相矛盾的數目。但足可表明航業之衰落。

在一九二七年之海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航業的衰落趨勢：

時期	中國輪船的數目	外國輪船的數目	總數
一九二三年	四五、八三〇	五六、四一五	一〇二、二四五
一九二四年	四四、八〇六	四九、九四五	九四、七五一
一九二五年	四四、七二四	四四、一一〇	八八、八四四
一九二六年	三九、六一四	三八、五四九	七八、一六三
一九二七年	三、九三七	四三、六〇一	七八、五三八

時期	外國輪船的噸數	中國輪船的噸數	總數
一九二三年	二九、〇三三、〇八六	三、四三三、七六一	九二、四三三、八二七
一九二四年	二九、四一八、五七五	三、八六九、七八八	三三、二八八、三六三
一九二五年	二九、九〇八、七〇六	三、〇四四、二三〇	三三、〇〇二、九三六
一九二六年	二六、四五一、六九〇	一、九四一、九四一	二八、三九三、六二一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一八、二二五	三、四一八、一六六	二二、六三六、三九一

在一九二三年中國輪船的總數為一〇二，二四五，噸的總數為三二，四三三，八四七，而在一九二七年則我們只有七八，五三八輪船，總噸數僅為二八，三九三，六三一。和外國輪船相比較以後，我們知道發展的只是外國人的航業。此處我們再從一九二七年之海關報告中引一表考究：

國別	噸數	百分比
英國	四〇、二五八、〇四九	三四、六七%
日本	三五、七四五、五三五	三〇、七六%
中國	二一、六三六、三九一	一八、六二%
美國	五、五七七、一一五	四、八〇%
德國	三、二六〇、七一七	二、八一%
那威	二、九三二、五七八	二、五二%
荷蘭	二、二七三、五三六	一、九六%
其他國家	四、五二六、八六四	三、八九%

總　數	一一六、二一〇、七八五	一〇〇、〇〇%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領土以內僅僅航業的百分之一八，六二是屬於中國的。而且三，四一八，一七六噸之中國輪船絕對不能和外國輪船競爭。

依一九二八年之中國年鑑，我們可得下表：

國別	輪船的數目	噸的數目
英國	一五五	二九九、二八六
日本	七五	一〇二、四四九
中國	九二	一五九、四九一
荷蘭	一四	九二、一三九
美國	一二	六、八三八

依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之申報我們可得下表：

a 中國輪船的統計

一〇〇至五〇〇噸	三〇一輪船	七〇、〇〇〇噸
五〇一至一、〇〇〇噸	七〇輪船	五一、〇〇〇噸
一、〇〇一至五、〇〇〇噸	一五五輪船	二九〇、〇〇〇噸
五、〇〇〇噸………	二輪船	一二、〇〇〇噸

b 外國在中國的輪船的統計

國別	輪船的數目	噸的數目
英國	四〇	九九、三八五
英國	七九	一九五、五八二
日本	二九	四八、一四一
日本	三	七、六七三
日本	三	一一、〇五七
總數	一五一	三六一、八三四

中國在海洋中的航業

關於中國在海洋中的航業情形，我們可引第一百一十六期英國商會雜誌所載之表以表明：

a 一九二六年往來美洲及太平洋之輪船

美國	二、三二三、〇二九噸	四九、九七%
英國	一、一九九、〇八八噸	二五、八〇%
日本	一、〇五四、〇八八噸	二二、七〇%
那威	五一、七四八噸	一、一一%
中國	八、七〇四噸	〇、一九%

b 一九二八年往來於美洲及太平洋之輪船

美國	二、一九一、九一一噸	五二、八〇%
英國	八二二、四〇一噸	二一、二五%
日本	九六一、〇九七噸	二三、一五%
那威	七八、九八八噸	一、〇九%
中國	三、五三〇噸	〇、〇九%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輪船在美洲及太平洋航業中占如何微小的位置了。現在我們再看在一切海洋中全世界的航業上中國所佔的地位如何。我們又可引用第一百一十六期英國商會雜誌所載的表來表明：

國別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八年	
英國	四、七六八、五三四噸	二七、五六%	四、六七五、〇八九噸	二六、一五%

日本	五、九六一、九二九噸	三五、四六%	五、〇〇一、一七四噸	三〇、一一%	五、三一九、八四一	三、三三八、九六七	七〇六、七〇三
美國	三、七九七、〇二七噸	二一、九四%	三、三二八、三九四噸	一六、四四%	五、七三三、五六六	三、一六四、四二九	六七八、三六五
法國	七四一、八六九噸	四、三〇%	一、〇八一、四二九噸	六、五一%	五、一〇六、四六二	四、〇八八、五七一	八二五、六二五
德國	六二三、〇七一噸	三、六〇%	八八四、七三四噸	五、三三%	四、七〇七、九九五	三、〇六四、四一五	七三七、〇八四
中國	二四、四 九噸	〇、一四%	五一、四六四噸	〇、三一%	六、三三三、三一五	一、三九一、一五二	一、一四六、一一三
					一八、二五%	九、八五%	三、三二%

上海之航業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埠，而且是各國輪船集聚的所在。研究上海航業情形，便可知道航業的全部情形。下表是陳沅君根據英國商會雜誌所載的統計而作的。

最近七年間來往上海輪船

時間	英國	日本	法國	德國	總數(包有其他各國)
一九二二年	一一、〇九七、四五四	六、九五二、八八〇	六六〇、七一二	二一一、八五六	二七、七〇〇、〇四四
一九二三年	一〇、六二九、七八七	七、七〇二、五三八	七四〇 七〇	五一七、七五〇	二九、五三〇、八〇一
一九二四年	一一、四三五、五六五	七、六四六、九六三	七六九、六九一	七五八、五三〇	三一、四二七、四一六
一九二五年	九、二三四、九一〇	七、九七六、七二六	八一一、六六一	八四七、四〇九	二九、九七七、〇二六
一九二六年	一一、〇八四、三二五	九、四八六、〇九〇	九七、八六四	九一三、四五五	三三、九二三、四六六
一九二七年	八、八八三、二二〇	八、六四一、〇七三	一、〇三三、五八五	一、〇三三、五四八	二九、六七六、五四九
一九二八年	一一、三二三、七六〇	八、五六八、九七五	一、〇九一、〇三	一、二一四、二〇九	三四、五八〇、三六六
一九二八年	三二、七四%	二四、七八%	三、一五%	三、五七%	

總數表

中國	美國	挪威
四、七四七、七一五	二、八一六、〇二〇	三一九、三一〇
五、三三五、四八九	三、一四〇、二五七	三三五、二四四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知道近八年間外國航業發展之迅速在最近六個年間上海來往的論船情形如下：

國別	一九二八年十月	一九二九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總數
英國	五〇五、八六五	五一九、九三五	五七八、六七八	四六二、六〇九	四八九、五一九	四七七、一一〇	二、八四三、七一六
日本	四六三、三三〇	三八八、四五〇	三五五、五六〇	三六七、三二九	四九〇、四九九	一七六、一七四	二、一四一、九二二

中國	二九九,二三六	二二九,四九五	二〇二,一一三	二〇四,七〇七	二二四,六〇三	四六,一五八	一,二六八,五三一九
美國	一四,八五一	一六六,三二一	一二四,四七四	一三五,三六一	一二三,九九三	一六四,一九三	八六七,一〇一
荷蘭	三二,八七〇	二七,一〇四	三一,八八四	三五,九一七	三四,二三一	四二,〇五六	二〇三,〇六五
那威	四一,七一五	三七,四四〇	六二,六一〇	五一,五六五	六八,一六五	六五,九七七	三四六,四七二
丹麥	一六,三三四	二六,五一八	一五,九九一	一七,七二八	一八,九〇七	二三,八四三	一一八,三二三
意國	一二,三七〇	一〇,八九二	一五,五五五	二六,三〇三	三〇,九二〇	三二,四〇七	一二七,四四七
法國	五一,一七〇	四六,九七七	一九,一五一	三〇,五五七	五三,四五五	四八,一八五	二五六,五九五
德國	六九,七〇〇	四九,九六二	四七,四一三	六四,五九二	七一,三一三	六六,〇一九	三六八,八九九
瑞典	二,六〇六	三,二六七	一三,三三〇	七,五八四	一〇,九一五	四,五〇一	四一,二〇三
芬蘭		五三四		五五四	九二四	九二四	二,九一六
比國			三,〇七三				三,〇七三
希臘						三,四三七	三,四三七
總數							八,五九〇,八六八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國列於第三位，而一九二九年五月中國便降到第七位。

在內河及沿海航行的情形可於下表中表出：

國別	一九二八年十月	一九二九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總數
英國	二一〇,五七二	二七〇,九六五	一九九,五四三	二三三,五二一	二四〇,五五三	二六三,六一七	一,五〇七,五三二
日本	一六〇,二〇七	一四四,〇七一	一一八,二六八	一三一,一六九	一三五,四八一	四,一三三	七三七,七三三
中國	二九四,六八〇	二八七,七〇八	一九二,四四〇	一九四,五三六	二三〇,六九一	四五,四六九	一,二三五,五三四
美國	二,七一四	七,六四九	三,〇一五	三,三五一	三,四〇九	八,七三七	二八,八七五
荷蘭			四,三九四				四,三九四
那威	二五,八九〇	二四,九七二	三四,八三三	三三,五六九	五一,一一八	五三,五一六	二二三,八九八
丹麥	五,五二三	四,三二一		五,五二五	五,二一八	五,四六九	二五,九四六
意國							

			四、八六七	八五二	一、四〇三	一、七〇六	八、九一九
法國	三、〇七〇	一、七一五	一、五〇九	一、七七八	三、五一	五六三	二、九三六
德國	一八、九五	一八、五九九	一四、五三七	八、一〇四	一五、二一六	一五、三二六	九〇、六七
芬蘭		五四		二三四	九二四	九二四	二、〇八六
瑞典							二五二
總數					三、九〇〇、九二		

兩年來上海輪船之來往及航業之增減，我們可於下表中表明

（a）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間從外國至上海的輪船噸數：

國別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九年	增或減
英國	二、六三三、三四七噸	二、八六四、七一六噸	十 二三一、三六九噸
日本	二、二一三、九四六噸	二、〇四一、一〇九噸	一 一七二、八三七噸
中國	一、五三〇、五〇五噸	一、二六八、五三九噸	一 二六一、九六六噸
美國	八〇四、二一六噸	八六七、一〇二噸	十 五、八二一噸
荷蘭	一七六、三九七噸	二〇三、〇六二噸	十 二六、六六八噸
那威	二一三、九一六噸	三四六、四一二噸	十 九、五五六噸
丹麥	一三九、五三四噸	一八一、三三三噸	十 七一、七七六噸
意國	一四四、〇五八噸	一二六、四三七噸	一 一七、六二一噸
法國	三〇〇、四一四噸	二五六、五九五噸	十 三五、一一一噸
德國	二三四、七一三噸	三六八、八八九噸	十 一三四、一八六噸
瑞典	三〇、二七一噸	四一、二〇三噸	十 一〇、九三二噸
蘇俄	八、四〇一噸	——噸	——噸
蘭	——	一三四噸	一三四噸
比國	——	三、〇七二噸	三、〇七二噸
	——	三、四三七噸	三、四三七噸
總數	八、二一七、七六四噸	一、五九〇、八六三噸	十 三三三、一〇五噸

上表表明中國是最大的減低國。內河及沿海航行中國也呈現同樣的情形。

（b）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間從內河及沿海至上海的輪船噸數：

國別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增或減
英國	一、六四七、三三七噸	一、五〇七、五二二噸	一 一三九、八一五噸
日本	八五〇、四四四噸	七一七、七二三噸	一 一三二、三二一噸
中國	一、五二一、六二五噸	一、三三五、五三四噸	一 一八六、〇九一噸
美國	一四一、五一五噸	二七、八七九噸	一 一一四、三六〇噸
荷蘭	一〇〇、二四六噸	四〇、三九四噸	一 五九、八五二噸
那威	一九五、六六三噸	三二三、八九八噸	十 一二八、二三五噸
丹麥	二五、五四六噸	二五、九四六噸	十 四〇〇噸
意國	九、四六七噸	八、九〇九噸	一 五五八噸
法國	二九、五〇四噸	三二、一三六噸	十 二、六三二噸
德國	八〇、一五〇噸	九〇、七五七噸	十 一〇、六〇七噸
瑞典	一三、〇一二噸	二、五二二噸	一 一〇、四九〇噸

蘭	——噸	二、〇八六噸	二　二、〇八六噸
總數	四二六、九一八噸	三、九〇〇、九二一噸	一　三八五、九[illegible]噸

由上表看來，大多數國家皆呈現顯著的減低，但最大的減低還是中國。

沿海及內河的航業

依一九二九年四月二日中央日報所載之『中國航業改造』一文中的敘述，由上海至漢口之外國輪船如下：

英國	九隻輪船
日本	六隻輪船
美國	九隻輪船
總數（包含其他國家的）	三十隻輪船

至於中國的輪船則招商局有十一，沙坪公司有十一。

楊子江上游外國輪船之數目如下：

英國	十七隻輪船	七、八二五噸
日本	六隻輪船	二、七八〇噸
美國	三隻輪船	一、三七一噸
其他國家	九隻輪船	五、四四一噸
總數	三十五隻〇船	一八、四一七噸

依一九二六年之報告，中國在楊子江上游航行的輪船共爲六十隻。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便降爲四十隻。其餘的大部分輪船是被軍人扣去作爲運輸軍隊之用。

在中國南部航業情形極爲不佳。依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工商報之記載，則中國輪船大部分皆爲軍人扣用，無惑乎中國南部航業日陷於衰落狀態。

下表可以表明英國在中國南部的航業情形（見英文中國股分檢查書）

時期	利潤	純利潤
一九二三年	五二六、八一四元	三九八、四九八元
一九二四年	三八四、八三九元	二七二、六七四元
一九二五年	七三、六二〇元	五〇　〇三三元
一九二六年	——	三〇五　四四四元
一九二七年	二〇八、六〇七元	七八　一八一元

由上表俄們可以知道英國航業獲利之雄厚。但因爲一九二六年抵制英國輪船之結果，英國輪船受有極大的損失，以致一九二七年所獲之利潤和一九二六年相較之下，極爲微小。日本在中國南部的航業也有極大的勢力，可惜沒有統計來表明。

中國北部的航權英國也操有一部分，至滿洲的航權則完全爲日本人所獨占。我們研究中國的航業，我們絕不能不考究招商局的業務如何。招商局是中國最大的航業公司。下列之統計可以表明招商局業務之一般的情形：

時期	利潤	損失
一九一一年		二八二、八〇〇、〇〇鎊
一九一二年	二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三三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五〇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四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七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五一六、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三三三、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六五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四九七、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七三四、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二、三一〇、六五八、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八五四、三六九、〇〇〇

考究上叙的統計以後，表明在中國境內中國的航業遠不及英美日外國的航業。我們不能夠不追求形成這種情形的理由。重要的理由是：(1)內亂；(2)扣船以供軍用；(3)給外人以航行的特殊權利；(4)公司管理不善；(5)缺乏資本；(6)政府與輪運業不合作。



海外繽紛錄

（志政）

舊金山爲美國西部富庶之區。地多森林。有四匠人。嘗擇一四百年之巨紅木樹。製成一世界最大之梵啞玲。其事絕趣。緣該樹高三百尺。對徑二十尺。自伐取後。四人即從事製造。歷六百七十二小時。成一巨手提琴。計高十二尺半。重三百磅。闊四尺。厚四寸。現該琴已由一廣播無線電公司購去。用以奏樂餉市民。但以琴身過大。奏時須六人協作。始能成曲。蓋一人之身長。尚不及該琴之頸也。

各國都市　爲撲滅祝融氏計。常有一瞭望塔設於一高處。一值火警。塔中人即電告消防處。趕速援救。惟火警既不常有。由塔上之瞭望者。子身居其上、莫不感覺不可言喻之寂寞。然職任所在。　又不得作片刻之他去。　蓋萬一火警適於是時發生。必致僨事也。因之司瞭望之職者。咸視爲莫大苦事。　乃美國有莉苔毛麗絲女士者。年纔二十一歲。竟樂任此事而不疲。其瞭望臺設於加利福尼亞之黑山上。高出地面八千尺。此小樓中。除女士外、僅一德國警犬而已。　所有食料。　每六星期。由驢運上。水則取諸山泉。或詢以感覺寂寞否。女士笑曰。予之喜孤居山巔。殆爲予之天性。祗覺山間泉石。林間禽鳥。極爲可愛。他無所知也。又有詢其風雨之夜。亦心悸否。女士則曰。習之已久。遂無所畏矣。遇火警時、　用電光傳音機通知消防隊。從未有誤。洵奇女子也。



蘇俄擾邊情報彙誌(三)

〔十月〕

△一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一時。俄步兵百餘名。進自距我陣地千米達處。用機關槍向我射擊。約半小時。三時俄機三架至我陣地及扎蘭諾爾街市上方。盤旋偵察各約一小時。始退往馬蹄頁子。五時俄步兵二百餘名。至車站東端高地。構築工事。並有騎兵三十餘名。押同汽車十餘輛。由站西十八里小站。開往阿巴克圖。六時俄兵由十八里小站附近。向我砲擊十餘發。九時俄鐵甲車二列。進至距我陣地前八百米達處。同時另有步兵四百餘名。在國境北側高地散開。用機關槍向我射擊二十餘分鐘。其步兵百餘名。並在該處構築工事。十二時由站西十八里小站以大汽車二百餘輛。向阿巴克圖運輸軍需品。(黑龍江萬副司令官冬電)

海拉爾方面。俄騎兵二百四十餘名。携帶機關槍。突由第三卡竄至距牙克石站六十里之東卡地方。將丹逆河南北二屯包圍。肆行搶掠焚燒。屯中白俄僑民老幼男女五十六名。盡被慘斃。(黑龍江省政府歌電)

綏芬方面。俄步兵十餘名。於午前一時。砲擊我東寧陣地。俄機一架。於午間至我陣地及八道河子。盤旋數週。午後一時。許另來兩架偵察頗久。(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通報)

下城子方面。午前十一時。俄機三架。由馬橋河來此低飛偵察約十分鐘。即飛往穆稜。旋折回。經此飛返馬橋河方面。午後一時。復由梨樹溝方面飛來俄機一架。盤旋五分鐘。亦向馬橋河方面而去。(護路軍總司令部支電)

密山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後一時至萬鹿溝大小城子缸窯溝高力營及縣城等處。盤旋示威。(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通報)

△二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五時起。俄步兵千餘名。由站西十八里小站。利用暗夜向我陣地右翼襲擊多次。並截斷我軍用電線。八時另用野砲二三十門。鐵甲車二列。進至距我陣地前八百米達處。以砲火機關槍猛烈轟射。十時更用野砲二十餘門。由站北十三里處猛攻我高關陣地。正午十二時。來俄機二架。拋擲炸彈。盤旋偵察。午後五時。其步砲兵鐵甲車。續向我全線猛烈攻擊。並添飛機六架。紛用機關槍向我陣地及小北屯一帶射擲。激戰至九時始止。計其射擊之重野砲約三千餘發。拋擲之炸彈約六七十發。我陣地掩蔽部份。波其破壞者多至二分之一。全線幾成彈巢。砲車橫移。機槍彈藥車箱亦均被其炸毀。戰後檢查其發射砲彈砲片。口徑計有四種。係七生的五野砲山砲。及十生的五二十五生的重砲。並獲得防毒面具三個。陣亡軍官一名。士兵十七名。傷軍官五名。士兵三十七名。(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江電省政府虞電)

扎蘭諾爾方面。午後五時。俄軍因滿站戰事關係。突令步兵約二千餘名帶砲二三十門。向我陣地展開示威。(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江電)

密山方面。俄機兩次來縣。盤旋偵察。（吉林省政府通告）

△三日　滿洲里方面。昨晚十一時起。至今晨五時。俄軍利用黑夜向我陣地全線猛攻三次。陣亡士兵六名。傷十七名。（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支電）

密山方面。午前十時至午後四時止。俄探三五名或十餘名。屢向我二人班韓家廬哨所挑釁。均經武力制止。（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電）

△四日　滿洲里方面俄軍。於午前一時三十分。以手槍炸彈隊。分頭向我陣地全線襲擊兩次。至五時始止。陣亡士兵一名。傷排長一名。士兵四名。戰後檢得防毒面具一個。（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歌電）

蘿北方面。俄砲艦二艘。午後三時駛至距縣城三十里之延興鎮。向我岸鳴砲七響示威。（黑龍江省政府歌電）

綏芬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前十時來我陣地附近盤旋數週。午後另來一架偵察久之。（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東寧方面俄機一架。來大小城子西燒鍋縣城北方一帶。盤旋十餘分鐘。（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饒河方面俄軍。於午前三時。砲擊我岸。彈中慶林輪船左舷。客艙腰輪均燬。晚間復用探照燈隔岸照射。並由砲艦汽艇停泊下游千家店地方示威。（吉林省政府通告）

△五日　滿洲里方面。俄步兵四五百名。由昨晚十一時起。向我陣地左翼包圍襲擊。更猛烈衝鋒兩次。激戰至今日午前四時始止。傷軍官一名。士兵七名。炸壞機關槍一架。戰後搜獲電話線五百餘米達。檢查其砲彈砲片口徑。計有五種。係二十四生的。十五生的。十三生的五及十生的五七生的五。（黑龍江萬副司令官陽電）

扎蘭諾爾方面。午前三時。俄騎兵五六百名。在阿巴圖南山北側活動。同時向我砲擊十餘發。並施放高射砲十餘發示威。十一時俄步兵四五十名。襲擊我陣地。經武力制止。（黑龍江萬副司令官陽電）

綏芬方面。午前九時。俄騎兵數名。進至鹿脊嶺偵伺一切。午後四時。許木勒溝發現俄騎兵三十餘名。進至距我陣地約千米達處。槍擊我軍。（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東寧方面。午後五時。俄騎兵數　。竄至夾信子鎮。見民戶王姓家中。適有關丁兩名。竟開槍射擊。並將王姓房屋及車輛一併焚燬。（護路軍總司令部尤電）

△六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一時。我軍哨探在小煤窯地方。被俄兵擊斃軍馬一匹。同時俄騎兵數十名向我陣地侵襲。至三時始止。（護路軍總司令部青電）

△七日　蘿北方面佳木斯郵局信差李克潔。因投遞郵件。於午前行經縣境古站地方。被俄軍槍擊。致中途折返。（黑龍江省政府敬電）

同江方面俄機兩架。由朝至暮。在二三屯暨我陣地往返偵察。多至十餘次。俄艦並在口外游弋示威。（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八日　同江方面俄機。至二三屯暨三江口陣地。往返偵察歷數時之久。始飛往徐爾固。（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十日　滿洲里方面。午後十時。俄探三四名。進至距我陣地八百米達處。槍擊五六十發。（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文電）

同江方面。俄艦在街津口子對岸。鳴砲三十五響示威。並派飛機一架。越境拋擲炸彈十六枚。（吉林省政府通告）

△十一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一時。俄軍進至距我陣地前約二千米達處。發射照明彈二十餘發。午後六時。俄步騎兵各約百餘名。押同汽

車五輛。由阿巴克圖向站西十八里小站前進。行經我陣地前方。中有十餘兵。竟向我開槍射擊。（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文電）

同江方面。俄機兩架。於午前七時。至縣市上空盤旋偵察。正午復來五架。歷一小時始去。（吉林省政府通報）

原泊三江口外之俄艦。忽由兩艘增至五艘。扼我松花江上下兩口。夜間又來四艘。分泊上口對岸及莫力洪一帶。（沈海軍副司令報告）

△十二日　同江方面。午前五時。俄以正式軍艦八艘。突向我海軍及三江口陸戰隊進攻。彼艦發砲兩響後。我海軍始還擊。激戰逾一小時。俄機約二十五架。更整隊前進。拋擲八十磅重炸彈。一面分兵襲擊縣城。砲火皆極猛烈。戰至午刻。我方運送船江平江安江泰及利捷東乙兩艦。均遭擊沉。俄軍遂集中火力於陸戰隊及陸軍戰線。更以步騎兵三千餘名。機關槍百餘枝。手提機關槍四百餘支。小山砲數十門。繞經下游十餘里綁三屯等處。由海軍及飛機掩護登岸。海陸空同時進襲。我軍傷亡極重。海軍陸戰隊隊長李潤青死事尤烈。縣城中各機關局所。如海關關部電報局稅捐局等。均遭炸燬。午後三時。縣城失陷。江防亦不守。（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元電篠電沈海軍副司令報告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俄機二架。於午前十時至二人班七索通。窺伺軍情。繼來縣市上空盤旋半小時。始飛經梨樹鎮前往平陽鎮附近。偵察陣地久之乃去。（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護路軍總司令部養電）

富錦方面。俄機五架。來此向江亭艦及街市拋擲炸彈十餘枚。傷亡員兵九人。商民二人。（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元電護路軍司令部篠電）

△十三日　同江方面。俄軍搜刦□家小麥百餘石。麵粉千餘袋。運往彼岸。而仍派小艦闖入三江口游弋示威。（沈海軍副司令報告）

富錦方面。俄艦三艘。進至距縣城四十餘里之圖斯克地方。俄機二架。於午後飛至縣市偵察數週。（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樺川方面。俄機四架。午間來此偵察一週。即向東北駛去。（吉林省政府通告）

扎滿方面。俄機二架。於午後二時。分至兩站上空盤旋偵察。約三十餘分鐘。　黑龍江省政府巧電）

臚濱方面。俄騎兵二百餘名。帶大砲六尊。渡河至庫克多博卡。將卡房焚燬淨盡。（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敬電）

△十四日　富錦方面。連日俄機屢來窺伺。今日又兩次盤旋偵察。（吉林張副司令官咸電）

滿洲里方面。俄機兩架。於午前一時來我街市及陣地上空。偵察時許。午後五時。俄步兵五六百名。對我陣地左翼挑釁。八時俄鐵甲車一列。向我陣地開駛。並由步兵掩護前進。經武力制止。（黑龍江萬副司令官咸電）

扎蘭諾爾方面。午前十一時。俄機二架。來此盤旋偵察。約三十餘分鐘。（黑龍江省政府巧電）

△十六日　扎滿方面。午前六時。俄機四架。分至兩站上空。盤旋約一小時。八時又有兩架至滿站偵察一週。（黑龍江省政府漾電）

羅北方面。俄兵越境至歪脖站。槍殺莽廠商夥史連有及子姪一名。（黑龍江省政府庚電）

△十七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十一時。俄步兵三百餘名。押同汽車十餘輛。大車二百餘輛。由站西十八里小站。前往阿巴克圖。同時俄機三架。至街市及陣地上空。盤旋偵察二小時。（護路軍總司令部（　）電）

虎林方面。俄兵率領朝鮮人等。攜帶槍械。於拂曉由烏蘇里江東岸。竄至樺樹林子地方。搶刦江岸王清酒舖。擊斃王臣趙永勝趙永隆張青

雲等四名。槍傷王存眞一名並將該舖焚燬。投屍火中。（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通報●吉林省政府通告●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十八日　滿洲里方面。俄機兩架於午前九時至此盤旋偵察三小時始去。（黑龍江省政府漾電）

同江方面。俄兵連日在城市搜刧麵麥食品。並將電話局機器一併運往彼岸。（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饒河方面。對岸俄兵於午前九時向縣中駐軍射擊兩槍。（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二人班民戶吳泰祥在本人農地牧馬。被越境俄兵一併掠去。（吉林省政府通告）

△十九日　滿洲里方面。俄機二架於午前一時至街市及陣地上空盤旋偵察。並用機關槍向我構築工事守兵射擊十餘分鐘。同時俄兵押同大車百餘輛汽車十餘輛。滿載軍需品由站西十八里小站前往阿巴克圖。午後一時復來兩架盤旋數週後。在馬甫人與義勇軍宿舍附近用機關槍射擊四五排。（護路軍總司令部迴電●黑龍江省政府漾電）

奇乾方面。午後七時對岸俄兵七名。至江依拉哈屯搶刧漁戶。並槍殺漁人三名傷一名。（黑龍江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同江方面俄機連日至縣城上空偵察一次（護路軍總司令部迴電）

饒河方面午前五時對岸俄兵至江通間突向縣市射擊百餘槍。（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三時。俄兵於構築工事中。由站西十八里小站。向我轟擊五砲。傷士兵二名。同時俄步兵三百餘名。進展至國境南方高地。午間俄兵押同大車百餘輛。滿載軍需品。由站西十八里小站運往阿巴克圖。午後四時二十分。復向我陣地轟擊四砲。傷亡士兵四名。十二時俄探五六人。進至距我陣地前百米達處窺伺軍情。（護路軍總司令部迴電●黑龍江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綏芬方面。俄機二架於午前十時至黃泥河子盤旋偵察。（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密山方面俄機兩架於正午至縣市盤旋十餘分鐘。吉林省政府通告）

同江方面。盤踞二三屯之俄兵三百餘名。經驅逐不退。反以手提機關槍頑强抵抗。戰至薄暮始用砲火掩護乘輪東去。我軍陣亡三名。傷八名。（護路軍總司令部迴電）

虎林方面。俄機三架於午前九時至八面通鎮偵察數週。（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一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十時。俄騎兵三百餘名。押同大車百餘輛汽車二十餘輛由阿巴克圖向站西十八里小站前進。午間俄機二架至此偵察約一小時。（護路軍總司令部有電）

海拉爾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前六時三十分至車站西南約半里地方低飛偵察約七八分鐘。（黑龍江省政府勘電）

室韋方面。俄機一架來我領空。拋擲炸彈。掃射機槍約三小時始去。（黑龍江省政府東電）

△二十二日　滿洲里方面俄軍於午前三時。砲轟老爐濱縣陣地。五時俄騎兵一百餘名由站西十八里小站向阿巴克圖前進。（護路軍總司令部有電）

室韋方面。午後五時。俄機一架至我領空拋擲炸彈。放射機槍。並由陣地斜側騎兵七百餘名。圍攻我軍。戰至八時始經擊退。（黑龍江副司令官東電）

同江方面。午前三時。俄機五架由徐爾固至縣市上空盤旋兩週。並有汽輪拖帶商輪一隻。載

少數步騎兵至三江口游弋示威。其原泊那程美附近之俄艦二艘商輪二隻。及停留二三屯之俄步騎兵數百名仍盤踞不去。(吉林副司令官公署梗電護路軍總司令部養電)

△二十三日　室韋方面午前四時俄步騎兵約一千餘名以機關槍猛烈進攻。且飛機三架並於上空拋擲炸彈多至二十餘枚。且用機關槍向下掃射。激戰至十時始止。陣亡士兵十五名。傷斃軍馬三十匹。衙署市房均被燬燼。(黑龍江萬副司令官東電省政府東電)

△二十四日　同江方面俄艦於午間向我轟擊四砲。(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東寧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前七時至下燒鍋河東盤旋示威。(吉林張副司令官儉電)

△二十五日　綏芬方面俄兵於午前十一時進至三道洞子高地窺伺軍情。並拍照陣地狀況。(吉林張副司令官儉電)

密山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後三時至縣城偵察十餘分鐘。(吉林省政府通告)

穆稜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後三時至梨樹鎮礦區偵察二十餘分鐘。(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二十六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一時俄探五六名進至距我陣地前百米達處。窺伺軍情。二時海拉爾開來之第一百三十號貨車。行至比干站西約十五華里處。遇險出軌炸燬貨車守車各一輛。潛伏道北約五華里高地之俄探十餘名。即向我開槍射擊。經護路軍武力制止。拾獲黑被複線四百米達。午後二時俄騎兵一百餘名由站西十八里小站經我境前往阿巴克圖。(護路軍總司令部勘電黑龍江副司令官署參謀處通報)

漠河方面俄軍襲擊穆河卡倫。砍殺焚掠。並將牲畜完全趕去。(黑龍江省政府寒電)

黑河方面俄探由阿爾穆上游潛入市內。將電燈廠炸燬。(黑龍江萬副司令官微電)

穆稜方面俄機一架。於午後零時二十分至梨樹鎮礦區偵察約三十分鐘。(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同江方面俄艦陸續向進頭二屯。騎兵亦不時出沒。(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二十七日　黑河方面俄艦二十餘兵突至扎卡搶刦稅欵。並將卡長擄去。(黑龍江省政府支電)

綏芬方面午前一時。俄騎兵十餘名進至距我陣地約千二百米達處。經武力制止。俄機三架。連日至楸皮溝一帶盤旋偵察。(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同江方面俄機兩架至縣市上空偵察示威。(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二十八日　臚濱方面俄兵七十餘名於午後五時進攻庫克多博卡約二小時。(黑龍江萬副司令官眞電)

△二十九日　同江方面午前六時。俄艦二艘拖帶商輪一隻游弋三江口千屯關。並於松花江口插置小紅旗三面。(護路軍總司令部世電)

穆稜方面三日來俄機一架屢至梨樹溝煤礦及車站等處偵察。(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三十日　同江方面俄軍於午前再陷縣市。(吉林副司令官公署陽電)

富錦方面午前俄艦九艘拖帶商輪四隻。滿載步騎砲兵溯江上駛。於午後三時行抵高家屯附近破壞攔江繩索。猛烈進攻。並有少數騎兵登陸侵擾。俄機六架則每逾一小時來我領空擲彈一次。傷亡民人九名馬一匹。(吉林副司令官公署世電同公署參謀處通報護路軍總司令部世電)

綏芬方面俄兵二十餘名竄至團山子地方打死民人劉姓並燬其住所（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三十一日　臚濱方面俄軍六十餘名於夜間猛攻庫克多博卡西店約一小時（黑龍江萬副司令官眞電）

富錦方面午前十時俄以軍艦五艘砲艇四艘輪船五艘拖船八艘分載步騎兵三千餘名飛機九架「內有旭日符號者三架」野砲十餘門山砲四十餘門猛烈進攻午後九時江防不守十一時縣城亦陷縣政府•公安局•五七團部•錦昌火磨均遭其縱火焚燬延燒市房百餘間無線電台被砲擊平並洗刼電局機械鄰近百里以內電線破壞無遺傷亡士兵二十餘名（吉林副司令官公署世電同公署參謀處通告省政府通告護路軍總司令部佳電皓電）

東寧方面昨晚十時起俄軍以機關槍進逼我軍陣地激戰至今晨三時始經擊退（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處通報）

綏濱方面俄機屢至縣市上空擲彈示威（黑龍江省政府東電）

△海外近聞

辟邪

△蟻穴中有蟻若干　每一個蟻穴中。約有若干螞蟻。此爲吾人極願知道的。最近據鮑爾的摩的約翰霍潑金大學安德路鮑教授的考察。在某一蟻穴中。共計有八•二三九個螞蟻。蟻穴中至少有十一個以上的女皇。治理穴中的雜務。從前也曾有人調查。但其數乃係三萬至五萬。

△阿拉斯加的狼與野狗　阿拉斯加的狼。生性猛鷙。在一個冬季中。每一頭狼至少要殺死一百隻馴鹿。去年冬季。在尤拿辣克脫地方。有五百餘隻馴鹿被五頭狼所噬斃。上季。聖米歇兒附近。也有二百隻馴鹿。死於二頭狼之口。阿拉斯加又有兇暴的野狗。爲患也大。羊鹿鳥獸。被它們殺斃無數。更有一羣狐狸也被撲殺。阿拉斯加特打獵爲生的人。很受此二種動物的影響。當地的立法官。爲遏制狼與野狗的猖獗。籌得美金三〇•〇〇〇元。從事於搜捕的工作。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二月六日起至十二日止

時局風雲緊急

石友三唐生智等發表通電。（關於時局重要文電列後）主張和平。已証明為有組織的行動。唐所屬軍隊。係四日更換符號。五日由豫西撤回鄭州。聞有南下赴漢之說。七日國府下令免唐生智職拿辦。何成濬十二日奉蔣令。赴平漢路督師。津浦線九日在滁州以北。發生激戰。粵戰正酣。何應欽迭有報捷電文。滬寧路常州兵變。竄擾宜興等處。上海亦呈緊張之勢。蔣迭經表示。決不引退。十二日中常會討論開除汪黨籍。並通緝許崇智等。閻本擬通電。主張國是由國人解決。經考慮後。已暫不發表。張學良對時局態度。據九日葛光庭在太原談。擬保境休養。不問關內事。一切唯閻意是從。絕無他項主張云。本週時局形勢緊急。至堪憂慮。維持統一之責。是又不能不望諸國民黨全體以及國內各界也。茲將本周時局情形。分誌於下。

平漢津浦形勢

自唐通電發表後。武漢形勢緊張。六日起宣布特別戒嚴。平漢路長興車不通。七日二路總部布告。嚴禁奸人造謠。勸商民安居樂業。敢有故違遷移煽動人心者。嚴懲不貸。

十一日漢電。劉峙。將獨立第三旅李雲杰。獨立第四旅羅霖。獨立第九旅李韞珩。均擴充成師。另訊。十一日夜劉峙等軍事會議結果。決定將駐漢九軍一部運廣水。九師十三師自信陽前進。楊虎城新四師一旅及新一師焦文典二旅。向駐馬店前進。以第一第六第十一等師為總預備隊。駐武漢。對鄭西鄭北。則以范石生。李雲杰。楊虎城。羅霖。彭啓彪等。分駐沙市。宜昌。襄樊。南陽。各要隘。又為充實兵力起見。擬在武漢及沿鐵路線開始招兵。

十二日漢電。夏斗寅部萬耀煌旅。奉命由隨棗調駐武勝關。萬文（十二日）赴廣水謁夏。奉命討唐之四十八師先頭部隊。聞已到臨汝。鄭州方面小有接觸。夏斗寅電告。唐部佳（九日）起由許退鄭。何成濬氏抵濟後。本擬自青島南下。嗣任青晤趙戴文等。遂相偕於七日抵津。轉道赴滬。於十二日返京謁蔣。報告一切。蔣委何為第五路總指揮。飭即赴前方討唐。何定十三日赴漢轉平漢路督師。總部並委何兼漢口行營主任。楊杰為開封行營主任。徐源泉為第十軍長。王金鈺為第九軍長。平漢路上。不久或將發生激戰矣。

津浦方面形勢。據八日徐州電稱。中央調二九兩師。集中浦口。準備北進。又九日電。唐生智在鄭調徐源泉王金鈺集漯河許昌。孫魁元部集臨潁

候令。與韓部孫桐軒師取聯絡。石軍大部集滁州蚌埠。並在滁南擔子街掘壕設防。中央軍前鋒在花旗營。

李鳴鐘於六日乘飛機赴徐。銜蔣命坐鎮徐州。指揮馬鴻逵部夾攻石友三。八日晨由飛機帶回馬上蔣書。稱父子受恩甚重。誓死不變。固守徐防。又九日陳調元在省府紀念週報告。山東仍抱定服從中央維持地方。兩大宗旨。軍隊亦完全聽中央指揮。現全省部隊。已向臨城韓莊開拔。現魯南軍有三師。如有破壞山東治安者。當以全力對付之。倘有人造謠擾亂。定行嚴辦。山東迅必要時。將宣佈戒嚴。

十日徐州電。軍息。石友三大部集中蚌埠。前鋒在臨淮關布防。中央軍二九兩師。前鋒抵滁州附近。雙方對峙。滁州為緩衝地。另據滬電。石友三部青(九日)起南開。在滁州北激戰。浦口運到傷兵不少。

十一日徐州電。軍息。陳調元為維持魯南治安計。派兵三團。兩團駐城臨。一團駐韓莊設防。馬鴻逵以騎兵兩連。在利國驛巡視。又據同日濟電。陳調元委劉景波為總指揮部兵站監。中央令四十六師范熙績。五十五師阮肇昌。第三師劉珍年。第十二師高桂滋。均歸陳調元指揮。眞(十一日)下午二時。陳在總指揮部召集軍事會議。范阮馬等均列席。對魯南防務有所討論云。

滬甯路之多事

七日常州有兵士一團譁變。據七日滬電云。前駐嘉興之獨立第四旅二十二團調赴南京。七日午至常州車站譁變。京滬路長途電話電報均斷。火車僅通無錫。該旅係譚曙卿舊部。旅長為孫常鈞。變兵聲言逐孫常鈞。推王錫爵萬以鼎為正副旅長。自稱國民討逆軍。該軍多閩籍。聞此與許崇智有關。滬市府訊。顧祝同蔣鼎文師到京。適常變訊到。顧師一部即開常剿辦。變兵刦後四散竄逃。八日晨變兵分向宜興溧陽竄逃。常城未被刦掠。因商會已集資報效。被拆路軌。一在常州北門外。一在戚墅堰站西。變兵大部竄集和橋。西向前進。晚十時至屺亭橋。時宜興城門已閉。乃於城郊四週五里內滿放步哨。九日晨攻宜城。城內無駐軍。即被攻開。首先佔據電話電報局。分途搶刦。午後二時。第三師李仙舟團及國府警衛團各一營。由鎮江乘甯杭公路汽車到宜猛攻。戰至四時。乃分向太湖。長興・泗安・廣德一帶潰退。

叛兵團長王錫齋。營長李納等。逃至許墅關。乘輪赴蘇。十一日被五師十四旅捕獲。十二日解滬警備部。王在蘇旅部供稱。兵變係營長彭建章主持。事後祇能聽其支配。命令悉彭所發。許崇智委彼為京滬司令。並未同意。委狀亦未接到。李供。王接委狀曾在團附處看見。李身畔有鈔票二千零九十五元云。

九日滬甯路黃渡新豐路軌。亦被拆毀。十一日上海發生驚擾。杭州亦於十日起戒嚴。閩省防軍發生衝突。東南一隅。亦可謂多事矣。

粵省戰事正酣

粵省戰事。現已入酣戰時代。據六日廣州電。五日何應欽等赴前方。陳濟棠陳銘樞歌(五日)返省。何應欽仍駐新街。陳濟棠魚(六日)又赴前線督師。陳銘樞主持後方軍事。

七日滬電。桂軍主力在粵路。以三水方面為牽制。魚(六日)晨貝水木棉

有大戰。三水仍安。車亦通。聞張發奎到清遠。中央軍到粵共十八船。已到十六船。餘日內可到。廣州十一日路透電云。中國非正式方面消息稱。星期一(九日)晚。在廣州以北二十七英里地方。發生嚴重戰事。激戰至數小時。有大批援軍自省城出發赴前線。阻桂軍前進。陳濟棠親自督戰。廣州司令部稱。敵已擊退。受有重大損失。但此訊未證實。廣州醫院住滿傷兵。繼續有大批運回。十二日滬電。港電。眞(十一日)粵桂兩軍在太婆山激戰。距花縣十五里。敵又退。粵軍即佔花縣。前鋒進至龍坪。張在從化辦收容。準備再戰。軍田之敵。中路眞(十一日)亦退。又香港十二日路透電云。廣州消息。証實廣州戰役。粵軍勝利。省垣至少暫時可以避免危險。海軍無線電稱。粵軍戰勝。惟初接觸時稍失利。據非方消息。粵軍已將各前線侵入之軍隊擊退。但張發奎軍退却時。戰鬭頗力云。

時局文電一束

△石友三通電　(銜略)慨自國民革命南北統一以來。海內人民喁喁望治。果能上下一心。永戢干戈。力圖建設。則政治漸就範圍。國際足臻平等。正義日昌。國基自固。不幸數月以來。兵戈迭見。始而長江。繼而西北。友三待罪行間。二十餘年。痛國勢之日就凌弱。知內爭之不容再起。是以迴戈待命。期挽狂瀾。但求於國事之獲補涓埃。不惜私情之犧牲。一切友三耿耿寸衷。自信天日可矢。乃事與願違。大河以南。戰端又起。閻總司令調護其間。孤詣苦心。靡獲良效。正禍結兵連之未已。而兩粵風雲又復變色。水陸徵調。天下騷然。傾全國之師。以求一逞。似如此往復循環。國力凋殘。生靈塗炭。將伊胡底。且西北災區。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哀此嗷鴻。疇爲之所。況復外交失策。强鄰入寇。數月於茲。國家財政兵力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鉅。已極可驚。近且侵略邊陲。奪地攻城。警資迭傳。彼益逞其兇殘。我方酣於內戰。張司令長官。雙方支持。勉維危局。嗟外侮之憑淩。乃乏人而過問。中外古今。無此怪象。豈徒長帝國主義者之野心。實足貽我中華民族之奇辱。倘非亟息內爭。一致對外。則淪胥之禍。寧待蓍龜。抑有進者。攘外必先安內。而政治修明。尤爲安內之本。邇者言黨治則牽籌日替。統系混淆。既失黨內之重心。安繫人民之信仰。言政治則僉任競權。賄賂公行。稅目紛繁。度支淩亂。取事之濫。莫可究詰。而對外條約之屈辱。不當借欵之承認。與舊軍閥所不敢爲者。而又皆悍然爲之。而不顧政體。主謀於斯爲極。言法律則言論出版。盡失自由。生命財產。毫無保障。蹂躪人權。悉爲帝政軍閥時代所未見。民主精神。更於何有。長此以往。國事愈不堪言。民生又將奚託。友三軍旅餘生。罔知政治。而救民之念。未敢後人。蒿目時艱。枕戈待旦。顧欲政治之刷新。必先政局之改造。用是躬率健兒。陳師蘇皖。待時勢之推移。仍奮力以邁進。伏望國內賢豪。不吝指導。我各方武裝同志。共起圖存。力拯茲危局。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謹布腹心。竚候明教。石友三率第一路司令孫先前。第二路司令秦建斌。第三路司令沈克及師長旅長全體官兵同叩冬(二日)午印。

△石就職電　香港上海汪精衛先生。中央第二屆執監委員會各委員。太原閻總司令。馮煥章先生鈞鑒。梧州李總司令。張總司令。並轉西南各將領。瀋陽張司令長官。並轉東北各將領。西安宋總司令。並轉西北各將領。海軍楊總司令。並轉海軍各將領。鄭州唐總指揮。開封韓總指揮。徐州高軍長。濟南陳主席。中國駐外各公使。全國各級黨部。各省主席。各總指揮。各師長旅。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鈞鑒。友三此次陳師皖北。進取南京。曾于冬日通電全國。諒邀鑒察。茲奉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令。開特任石友三爲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

令等因奉此。遵即於江日在滁州防次敬謹宣誓就職。謹率十萬健卒直取南京。還我國都。務望國內各同志各友軍共起力圖。永奠黨國。引領竚望。幸賜敎言。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石友三叩江印。

△唐生智通電　各省主席黨部政府。各軍民長官。各民衆團體。各報館鈞鑒。湖自中東路交涉以來。蘇俄藐視我主權。蹂躪我人民。我愈求和平。而彼愈加橫暴。以致國威不張。疆土日蹙。東北則迭陷滿洲里·海拉爾·博克圖等要地。復進迫我齊齊哈爾。哈爾濱。西北侵我新疆。企圖大舉。猖獗至此。豈徒禍及邊境。實亦國家之危。改革以來。所以求吾民族自由獨立者。適得其反。顧我袍澤。各以衛國之熱誠。激爲鬩墻之慘禍。及此不維。將以刀俎授人。而聽其宰割。痛何如之。當此之時。惟有立息內爭。同心禦侮。俾四萬萬同胞。知國恥所在。羣起自强。爲吾外交之後盾。轉危爲安。即在我愛國軍人一念之間。是以生智等近日以來。五內痛極。難安寢饋。僉以爲救國之道。即在立息內爭。一致對外。固望國內賢德。羣起相助。則同舟共濟。實爲責無旁貸。有違斯旨。仍存自私者。即爲全國公敵。誓當立予剷除。良心所迫。至死不渝。至內政如何改良。應聽國人解决。惟吾同胞鑒焉。唐生智·宋哲元·徐源泉·劉文輝·孫良誠·劉興·王鈞·何鍵·龐炳勛·張維璽·劉汝明·孫連仲·石敬亭·吉鴻昌·趙席聘·阮玄武·梁冠英·程心明·田金凱·張凌雲·馬治安·魏鳳樓·陳繁耀·馬鴻逵·過之經·鄭大章·呂秀文·王冠軍·葛運隆·周斕·蔣方震·袁世權·丁治磐·夏斗寅·魏益三·劉春榮·龔浩·晏勛甫·張篤倫·范石生·楊虎臣·楊勝治·任應岐·孫殿英·金廣印·萬選才·劉桂堂·劉建緒·張冠五·周揚亞·魏鎮藩·蔣春湖·周武彝·周維寅·陶廣·李石樵·門炳岳·高桂滋·上官雲相·栗習·劉德裕·梁鴻恩·郭華宗·李韞珩·羅霖·李雲華·陳漢章·閻仲儒·顏仁毅·凌兆堯·安俊才·郝夢齡·蘇蔭森·吳中龍·申體臣·同叩東(一日)印。

△唐在鄭宣言　唐在鄭州普樂園召集各團體機關宣言云。(一)現在蘇俄强暴。人人痛心。宜團結全國武裝同志。速息內爭。一致對外。(二)蔣介石先生兩次北伐。功勛卓著。對於軍事。堅忍敏捷。誠屬天才。可爲欽佩。惜被譚延闓·胡漢民·王正廷等所把持。致掩其所長。而現其所短。(三)前在南京。曾向蔣先生婉轉諷喩。請汪先生回國。冀與汪蔣閻合作。以明改圖。卒莫遂心。尤爲悵然。(四)三全大會非法組織。人所共知。今反蔣空氣。彌漫全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惟有率我同袍。本汪閻兩先生夙愛和平之志。按兵三十萬。振導祥和。護黨救國。促成統一。(五)張發奎所部之第四軍。前曾受我指揮。入死出生。功在黨國。應始終結合。一致援助。(六)第五路軍改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一切非法黨部。一律解散。從新改組。

△勸蔣罷兵電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廣州汪精衛先生。張向華先生。梧州顧孟餘先生。黃季寬先生。南京蔣介石先生。太原閻百川先生。瀋陽張漢卿先生。西安宋明軒先生。孫少雲先生。開封韓向方先生。蚌埠石翰章先生。各省各縣軍民長官。各級黨部。各人民團體。各報館均鑒。赤俄內寇。東北危急。遷延至今。不救將亡。乃者陝豫搆兵。血戰逾月。饑饉之後。加以師旅。民生憔悴。將士愁苦。介石先生親臨前敵。目擊慘狀。會逢返旆江南。共喜止戈爲武。從此團結袍澤。移師東北。固我邊圉。消弭內爭。以清明之實政。爲全民謀公利。完成革命。豈不懿歟。比聞幕府諸彥。仍請力征。又欲用兵西南。必以武力統一。而東北國防。反若無視。緩急輕重。似未細加考慮。民力已盡。外寇已深。而猶欲逞

干戈于邦內。仁者何忍出此。前方將士。鋒鏑餘生。効忠黨國。不敢告勞。惟以民衆的武力。用之於非民主之鬭爭。皆期期以爲不可。湘鄂川豫皖魯各軍師旅及團體代表。麕集鄭州。羣請申張正義。維持和平。詆諆當局。衆口一詞。竊以爲今日之事。非恪奉總理天下爲公之旨。必如治絲益紛。兵連禍結。不至於國亡種滅不止。介石先生在革命過程中。軍事上之努力與其勛勞。人所共見。人各有能有不能。政治上之得失。正不必爲賢者諱。君子之過如日月蝕。應請翻然改圖。立允罷兵。尊重黨國先達之意見。綏和革命軍人之感情。和平奮鬬。共救中國。銷兵氣爲日月之光。登斯民於衽席之上。生智等雖獲嚴譴。猶拜嘉德。臨電悵惘。毋任屏營。唐生智。劉文輝·徐源泉·何鍵·王均·劉興·周斕·蔣方震·袁士權·丁治磐·夏斗寅·阮玄武·魏益三·劉春榮·龔浩·安勛甫·張篤倫·范石生·楊虎臣·楊勝治·任應岐·孫殿英·金廣印·萬選才·劉桂堂·劉建緒·張冠五·周揚亞·魏鎮藩·蔣春湖·周武彝·周維寅·陶廣、李石樵·門炳岳·高桂滋·上官雲相·栗翔·李韞珩·羅霖·李雲杰·陳漢章·閻仲儒·顏仁毅·凌兆堯·安俊才·郝夢齡·蘇陰森·吳中寵·申體臣· 率全體官兵同叩冬(二日)叩。

△擁汪聯張電　上海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東汪精衛先生。張向華先生。梧州顧孟餘先生。黃季寬先生。南京蔣介石先生。太原閻百川先生。瀋陽張漢卿先生。西安宋明軒先生。孫少雲先生。開封韓向方先生。蚌埠石漢章先生。各省各縣軍民長官。各級黨部。各人民團體。各報館均鑒。生智等待罪行間。禱祝和平。冬日通電呼籲。計承垂察。國人攘外之心方殷。而江左內爭之圖不改。南下之師。水陸並進。湘贛閩粵同時動員。同室操戈。相煎日急。生智等忠言既不見納。仗義曷敢後人。謹披肝膽敬告全國同胞。全黨同志。汪精衛先生爲總理最忠實之信徒。革命三十年。久而彌堅。高風亮節。溥海同欽。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忌之者每借容共爲排擠之口實。而不知分共之策。先生實成之。去國三年。羣情戀慕。今幸惠然歸來。應請繼續領導軍民。完成革命。第四軍將士。在張向華同志指揮之下。馳驅南北。無役不從。在黨有光榮之歷史。在國有特殊之勛勞。十五年北伐以來。與生智實同患難。涇渭之水可辨。先烈之血難分。顛沛流離。至於此極。凡在血氣之倫。共灑同情之淚。生智敢代表全軍將士。大聲執言。敢有摧殘第四軍者。是爲革命軍人之公敵。兄弟急難。義無反顧。激切陳詞。諸維亮鑒。唐生智。劉文輝·徐源泉·何鍵·王均·劉興·周斕·蔣方震·袁士權·丁治磐·夏斗寅·阮玄武·魏益三·劉榮春·龔浩·安勛甫·張篤倫·范石生·楊虎城·楊勝治·任應岐·孫殿英·金廣印·萬選才·劉桂棠·劉建緒·張冠五·周揚亞·魏鎮藩·蔣春湖·周武彝·周維寅·陶廣·李石樵·門炳岳·高桂滋·上官雲相·栗翔· 劉德裕·梁鴻恩·郭華宗·李韞珩·羅霖·李雲杰·陳漢章·閻仲儒·顏仁毅·凌兆堯·安俊才·郝夢麟·蘇陰森·吳中敏·申體臣·率全體官兵同叩江(三日)印。

△唐就職電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廣東汪精衛先生·張向華先生·梧州顧孟餘先生·黃季寬先生· 南京蔣介石先生·太原閻百川先生·遼寧張漢卿先生·西安宋明軒先生· 孫少雲先生開封韓向方先生·蚌埠石翰章先生·各省各縣軍民長官·各級黨部·各人民團體· 各報館均鑒。奉汪精衛先生轉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特任生智爲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並頒發官防印信到部。遵於本日在鄭州行營就職。生智獻身黨國。備嘗險阻。爲

求革命成功。不惜委曲求全。冬江各日通電。呼籲和平。計承察覽。既和平絕望。戰禍蔓延。不以快刀斬亂蔴。遂將士崩而瓦解。爰整部候命中原。誓率中央命令。與各路友軍一致努力。為人民請命。為黨國爭存。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荷戈陳詞。敢請明教。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唐生智叩歌（五日）印。

△韓復榘・馬鴻逵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暨各院鈞鑒。各部各委員會・廣東汪精衛先生。張向華先生。梧州顧孟餘先生・黃季寬先生。南京蔣介石先生。太原閻總司令。馮煥章先生。遼甯張漢卿先生。孫仿魯先生。張楚玉先生。吉世五先生。鄭州唐總指揮。蚌埠石總指揮。各省各級黨部。各省政府。各特別市政府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司令各師旅長各報館均鑒。民國成立。越十八年。戰亂頻仍。師無甯日。復榘忝膺重寄。深愧無補時艱。惟兢兢以維持和平衛國保民為職志。始終不敢或渝。本年自廿棠督師東進。原冀達到和平目的。乃數月以來糾紛如故。東北西南。內爭外患。四面交乘。河南館轂中原。尤當其衝。軍隊雲集。風鶴頻驚。加以匪患災荒。以致吾民顛沛流離。死亡無日。尤復榘所最疚首痛心者也。自維心餘力絀。雖未能使黨國轉危為安。出斯民于水火而登諸衽席。然維持和平之職志。絕不因時局變遷而有所移易。此即復榘所以為國效忠。亦所以為民請命。知我罪我。在所弗恤。頃讀唐石兩總指揮通電愛黨愛國愛民之旨。溢於楮墨。凡屬袍澤。宜表同情。復榘惟有督率所屬。本斯主張。一致進行。以期達到和平目的而已。區區微忱。謹電奉陳。伏維垂鑒。韓復榘・馬鴻逵・孫桐軒・曹福林・張德順・谷良民等同叩微（五日）叩。

△宋哲元通電　（一）探投石主席翰章兄勛鑒。頃讀冬日通電。主張息爭以禦外侮。詞嚴義正。欽佩良深。我國連年以來。戰禍頻仍。元氣損傷。當之心痛。推其原因。皆由內政不良。以致外交之失敗。長此以往。我大好河山。神明遺胄。非被帝國主義者吞食淨盡不止。我兄洞見癥結。熱心救國。倡導和平。改良政治。實救時之良策。定全國以景從。此時袍澤一致贊同。竭全力以相助。為主義而犧牲。掬誠奉覆。諸希亮察。宋哲元。孫良誠。吉鴻昌。龐炳勛。石敬亭。張維璽。劉汝明。暨全體官兵等同叩歌（五日）印。

（二）宋哲元等通電云。上海轉汪精衛先生。中央執監委員會。太原總司令閻。總司令馮。瀋陽張司令長官。鄭州唐總司令。滁州石總司令・開封韓主席。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省政府。各團體。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敝軍此次討伐。原為護黨救國。一息尚存。此志不渝。頃奉汪精衛先生魚電開。韓石既動。望飛速進攻。莫令口得各個擊破。至盼。復接唐總司令孟瀟江電開。從此兩方一致行動。一切誤會。渙然冰釋。生智擬於歌日就護黨救國第四路總司令職。所部同時一律更換旗幟符號。庚日後尚未更換者。即是甘心附口。貴軍前進時。對於此等灰色軍隊。任憑尊意處置。弟決不相護。即請查照辦理。是幸等語。現下口口尚負隅東南。與各友軍作最後之拚戰。口口一日不去。敝軍責任一日未了。謹率所部即日東下。倘有阻止敝軍前進者。定以敵人對待。特此奉聞。敬希亮察。宋哲元。孫良誠。石敬亭。龐炳勛。吉鴻昌。孫連仲。張維璽。劉汝明。暨全體將士叩蒸（十日）

△孫魁元通電　廣東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汪精衛先生。許汝為先生。張發奎先生。太原閻總司令。西安對少雲先生。宋明軒先生。鄭州唐總司令。蚌埠石總司令。開封韓總指揮。各省黨

部・各省政府・各軍事長官・各公民團體・各報館均鑒。頃讀唐總司令及各先生冬電。抱息事寧人之宗旨。作和平救國之運動。公請蔣介石翻然下野。以救國民。語重言長。至堪欽佩。魁元猥以輇材。當隨黨國諸先生之後。主持和平。謹於本月五日在平等縣防次敬謹就職。材輇任重。隕越堪虞。尚望黨國先進。指導以匡不逮。專此電達。諸希亮察。孫魁元叩虞印。

▲許崇智致蔣電　許崇智致蔣電云。介石吾弟大鑒。回憶十數年我兄弟相從總理。於役革命。出生入死。以百折不撓精神。始得稍有成就。不幸總理逝世。泣涕旋師。削平粵難。創立國民政府於廣州。自後得以少息。故以全軍交弟。率師北伐。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全國人民與同志之助。完成統一。不可謂非弟之功也。乃以年來黨務之滅裂。政治之穢惡。致弟一身為衆矢之的。前此所謂服從弟擁護弟者。今皆變而為一致反弟矣。繩以春秋之義。弟實不能辭其責。清夜以思。弟自當引咎自劾。以保和平。在弟個人。不失為大丈夫光明磊落之舉。而全國人民受賜多矣。弟試自問。此時尚能打開此四面楚歌之局面否。與其危身以害衆。毋寧潔身以安國。利害輕重之間。望弟平心靜氣。一再思之。許崇智魚(六日)

▲又致粵將領電　許致粵各將領電云。智留港半年。未敢與弟等通音問。以形格勢禁。未便啓嫌。想弟等亦有此默契。頃者石友三在浦口舉義。以後。西北軍已積極反攻。唐韓徐陳等。勢將中變。通電反蔣。介石現在南京。已陷於四面楚歌之境。智於本日忠告介石。勸其潔身引退。呼籲平和。顧念我桑梓之邦。為革命策源之地。連年戰亂。人民已蕩析流離。今閩軍田三水。均在激戰中。諸弟平心以思。何緣而興此戰禍。智聞越人彎弓而射。則談笑而道之。兄弟彎弓而射。則垂涕泣而道之。諸弟自信尚能支持戰鬬。或有戰勝之希望否。如其能也。智不敢過問。若猶未也。則披髮纓冠。智不敢不為諸弟分責也。望速圖之。許崇智。

▲蔣發表談話　八日蔣發表談話如下。石友三部之謀變。與唐生智之附逆。固非余始料所及。余待人以誠。對於唐等。皆推心置腹。以前有人謂唐生智反復性成。終必叛變。勸余勿加重用者。余絕不懷疑。始終欲導引其入革命之正軌。今竟如此。余實自愧。但此亦非絕對意外之事。或竟可認為革命進行中必須經過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將近成功之時。假革命與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為革命計。對於此等叛變。不但不必悲觀。竟可認為樂觀也。反革命者本無實力。祇是投機取巧。造作謠言。唐生智之叛變。前方將士及各地負責之同志。並無一人附和。反動派常夢想以造謠煽動之術。推倒政府。不知此等伎倆。嚇倒對於國家不負責任之官僚政府。如以前之北洋軍閥等。余受黨國付托。負有重大責任。豈肯為若輩動搖。余為國民革命効力。早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決心。即僅餘一兵一卒。猶當為黨國掃除叛逆。何況前方將士及各地負責之同志。一致効忠黨國。余豈能獨萌消極引退之意。近日外間謠傳。望諸君勿輕信。並望轉告全國同胞勿輕信也。或有疑余為自己個人之地位。不惜犧牲無數人民之生命者。不知余為極端希望和平之人。尤不稍存患失之念。如果全國和平統一有人負責。國民革命不致中斷。余隨時皆可引退。但照現時情況。果使投機之反動派得遂其陰謀。則必造成全國混亂大戰之局面。共產黨得乘機橫行。北洋軍閥亦將死灰復燃。不僅人民之苦痛益深。國亦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余為黨國一份子。且負有責任。決不忍自鳴高蹈。而反為黨國罪人。故余決以全力掃盪一切叛徒。現在軍事方面確有把握。余深信不久即可戡定叛亂。實現和平統一之目的。彼時關於黨務政治之改善。自當澈底進行。今日則惟有希望全國同胞。忍痛耐苦。

與政府一致努力以掃平叛逆也。

△國府紀念週報告　九日晨國府紀念週。蔣主席報告云。一星期事變迭出。石部在浦譁變。唐在鄭倡亂。人多認爲大局已極嚴重。因而發生兩種錯誤見解。一爲懷疑中央已無收拾時局能力。二爲輕信中正有消極引退之意。此皆不明大局眞相及革命原理。誤信反動派謠言所致。茲特爲諸同志言之。石師一部之變。自亦受反動煽惑所部果能覺悟。中央今當予以優容。至於唐。則以討逆戰役。乍居重要地位。亦確信彼果蹈前轍。背叛黨國。則中正之力。儘足以剪滅之也。一般人或仍誤認變亂迭起。應付將窮。不知自國民革命統一全國以來。中央確定統一之方針。公開會議。決定編遣。特懷抱野心之人。深懼編遣之實施。公然倡亂。以破壞統一爲得計。彼等無論假何名目。終必暴露其割據思想。唐亦自稱護黨救國。而其第一步表示。即爲爭兩湖地盤。絕不思兩湖人民。受其縱容共黨荼毒民生之慘禍。今猶切齒痛恨。中央對此等叛徒。豈能不加討伐。中央非好言用兵。惟叛逆不能不申討。而此種苦心。實爲國民所共諒。故凡背中央者。如桂系如馮皆敗亡甚速。張發奎唐生智又豈能逃此例外。中央對討逆軍事。具有把握。確信和平統一之目的。必能於討逆完成之日迅速實現也。反動派亦自知實力不足。妄思以造謠煽亂之伎倆虛聲恫嚇。謂中正即將下野。獨不思中正備位於國府。國府爲革命之政府。非同北洋軍閥之政府。軍閥以個人權位爲重。對於國家。不負責任。貪生怕死。故或可以一電或少數武人之行動嚇退之。革命政府。本不爲個人權利而來。對於黨國絕對負責。從未知危險爲何物。叛逆未除。寧辭苦鬬。雖僅一兵一卒。猶當奮鬬。何況各將士皆効忠中央。而謂中正能圖個人之逸樂耶。云云。又發表告將士書。其意同上。

△劉峙等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蔣。太原陸海空軍副司令閻鈞鑒。各總指揮。各軍長師長。各省政府。勛鑒。各報館均鑒。馮逆玉祥。素以倒戈爲天下倡。石友三韓復榘諸逆。尤而效之。翻雲覆雨。令人齒冷。現值我政府討伐該反革命派之際。而唐生智又甘心從逆。反抗政令。聞變之下。不禁髮指。查唐生智素爲舊軍閥之鷹犬。民十五我國民革命軍踰嶺北伐。寬其既往。用爲嚮導。及奠都金陵。該逆盤踞武漢。斂財虐民。無所不用其極。事過境遷。人民猶銜之刺骨。寧漢分裂。即該逆之咎。然而我政府與以自新。本年又付以兵符。榮以高位。在該逆應如何感激圖報。滌胃湔腸。不料該逆變性天成。難遵正軌。毛羽稍豐。頓忘高厚。其陰狡貪鄙。求之歷史。乃呂布劉牢之徒。求之今日。則與馮逆玉祥。實相伯仲。若不撲滅唐馮兩逆。其何以洗我國民人格之汚點。用是集合大軍。分途會剿。元凶之授首有日。時局之澄清可期。邦人君子。幸共鑒之。劉峙。顧祝同。蔣鼎文。夏斗寅。范石生。陳誠。楊虎城。郭汝棟。趙觀濤。李韞珩。李雲杰。羅霖。彭啓彪。殷祖繩。唐雲山。鄧英。彭進之。叩庚（八日）印。（按唐生智擁汪通電中亦有范石生夏斗寅楊虎城李韞珩李雲杰羅霖等列名）

△何健等通電　何健周斕劉建緒等。七日通電。息戰略。謂外交日迫。匪共披猖。其豆相煎。安有噍類。黨政各問題。及一切措施。應使咸趨於大公至正之途。一財一兵。悉爲國家之用。不爲一系所私所攬。鍵等難安緘默。憫民衆痛苦。主張正義。倡導和平云云。又九日漢電。何鍵。楊虎城。李雲杰。李韞珩等。分電京漢。聲明唐係盜名通電。各本人始終擁護中央云。

△朱培德電唐　十一日滬電稱。朱培德日前電唐生智。謂兄主張汪將合作。與弟等所見略同。此種主張。統國皆希其早日實現。即以形勢論。不

久亦當實現。但此不能突然成功。否則重開兵戎。適以背主義。望即停止軍事。從長計議云云。電去唐未覆。

△國府公布蔣閻要電　十二日京電云。文(十二日)國府公布蔣閻往來電四通。閻稱聽蔣命。蔣稱我二人定能戡平亂局。原電如下。

(一)閻覆蔣庚電　蔣總司令鈞鑒。密陽(七日)電奉達。頃接雪竹電。因有事先返京。暫不來晉等語。據報豫西各軍多數向南進。鈞座以愛黨愛國之熱忱。而反不得諸將領之諒解。竊為慨然。鈞座對軍事上必有把握。錫山唯命是從。並請詳示方針。俾有遵循。閻錫山叩庚(八日)

(二)蔣致閻佳電　閻副司令百川兄勛鑒。密陽(七日)庚(八日)各電均悉。豫西各軍惟唐部第五一第五三兩師附逆外。其餘決不為唐逆所脅誘。請勿念。討逆軍事。確有把握。國事日非。紀綱掃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弟必為黨國奮鬥到底。討逆殺賊。義無反顧。務請吾兄共同一致。扶持正氣。以救我垂亡之中華民族也。何如盼復。次隴先生(趙戴文)諒已晤面矣。弟中正叩佳(九日)午。

(三)閻致蔣蒸電　蔣總司令鈞鑒。密佳(九)午電奉悉。趙院長齊晚回晉。敬聆一是。我鈞座苦心孤詣。救國垂危。錫山竊敢不努力。此次本主張黨事由黨員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武力居於後衛地位。以制止反動派之紛擾。曾由此間擬稿。商得耀庭(方本仁)兄同意。拍致漢卿。(張學良)如荷贊同。即由遼寧發表。嗣次隴(趙戴文)歸來。以為如此做去。誠恐各方誤會。枝節橫生。動搖國本。耀庭兄亦以此為可慮。遂急電漢卿。緩於拍發。承諭軍事上確有把握。山自當共同奮鬥。義不反顧。餘續陳。閻錫山叩。蒸(十日)晨。

(四)蔣覆閻支電　太原閻副司令勛鑒。密蒸(十日)晨電奉悉。承示所擬通電。本為建國要旨。但此時發出。反動派且引為口實。而不諒吾兄謀國之苦心。適以長寇讎而張逆燄。次隴先生到後。知已緩發。尤佩卓見。弟所主張。已悉托次隴先生面詳。一切諒承鑒察。此後惟有共同奮鬥。區區叛逆。相信弟與吾兄必能於短時間了之。昨日廣州捷報。已將張桂兩逆全線擊潰矣。並聞。弟蔣中正叩文(十二日)。

中俄準備開議

中俄正式預備會議。即將開始。蔡運昇等已首途赴俄。七日蔣譚胡戴議決。電張學良准解決中俄事件。八日張學良電外部。請任莫德惠為中俄會議首席代表。國府已准張請。委莫德惠為中俄正式代表。九日國府接張學良電。略謂初步解決俄事。並非屈服俄方之條件。僅係交換兩方意見。一切損失及局長等問題。由蔡運昇與俄方代表商定結果。尚須待中央最後之決定。並謂蔡定十日赴伯力。與俄代表開正式預備會。據十二日吉林電稱。中俄伯力預備會議。雙方提案大旨如下。俄方提。(一)正副管理局長及俄方職員復職。與本會議同時行之。(二)互釋拘留僑民。(三)各路聯絡復活。(四)取締白俄。恢復俄領及俄營業機關復活等。我方提。(一)局長與路員。俟會議終了後復職。(二)釋放俄僑以絕對不宜傳赤化為原則。(三)各路聯絡須在國境駐軍撤退以後。(四)損害賠償等。

遼俄草約已經張學良電俄同意。據七日北平外交界消息。莫斯科六日半官訊稱。張學良將軍與蘇俄代表人民外交委員李德維諾夫有下列電文往還。五日俄外交委員接張學良由瀋陽拍發之華文電報內稱十

一月二十七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來電。現已閱悉。第二點討論之最要部分。既經派往尼闊立司基烏蘇里司克之雙方代表同意。茲鄙人特表明對於該會議結果。完全同意。並將立時派遣交涉員蔡運升攜正式書面憑證按照電商以及前屆會議結果。與蘇俄代表西門諾夫斯基討論一切問題。茲特電達云。六日李德維諾夫覆電云。十二月五日尊電閱悉。茲特通知閣下。現已命令伯力外交委員會辦事人西門諾夫斯基與交涉員蔡運升進行會議云。

中東路督辦呂榮寰氏由遼當局調省。於六日由哈返瀋。遺缺由理事郭福綿代理。郭於十一日就職。後任有劉當清說。張作相已於十日由瀋返吉。俄事開議爲期伊邇。惟刻間俄軍尚未撤退。飛機仍時刻窺伺邊境。亦可見其毫無顧忌矣。茲將瀋陽發表公電附錄於後。

瀋陽公電

△六日●●　(一)綏芬河無線電。三日有紅軍五百名。飛機兩架。又攻東寧。但已被擊退。四日紅軍飛機又來東寧上空偵視。(二)博克圖無線電。內蒙青年。受紅軍宣傳。在楊村(譯音)聚衆二千人。蓄意來侵。其軍械子彈均爲紅軍供給。(三)哈爾濱電。扎滿兩處我軍戰壕滿蓋鐵軌木板等物。均爲俄軍運去。(四)吉林電。吉省府通令各縣。凡逃避之難民入境時。一律救濟。(五)中俄交涉急轉直下。蔡運昇與俄方業經商妥其內容三款。一三兩款。與蔣作賓在德所商者同。第二款關於撤換正副局長一點。俄方表示同意。允另推薦新人員繼任。

△七日●●　(一)哈爾濱電傳。滿洲里方面俄軍有退出我國境消息。確否待証實。(二)哈爾濱電。東鐵路局六日舉行局務會議。討論發展業務及整理交通。已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六日晚自哈出發西線視察路務。(三)又電。東鐵車務稽查員談。西路行車秩序。哈爾濱齊齊哈爾間一段。業已如常。博克圖站被毀房屋。頃已派工修理。綏芬河車站被毀處。已完全修復。(四)又電。富拉爾基商務代辦所主任及避暑山莊主任蘇聯籍人員三名。被軍警處捕獲。八日已解來哈。(五)馬橋河電。俄軍連日用汽車向密山一帶運送軍需品甚忙。(六)日來中俄交涉已見和平曙光。俄方依理應即停止軍事行動。不意俄飛機仍不時來襲。如二日晨有俄機三架入我綏芬河。同日我博克圖亦發現俄機二架。三日又有俄機五架飛入博克圖。同日並有俄機至綏芬河我軍陣地。擲下不少赤色傳單。四日亦有俄機五架。入我博克圖偵察。

△八日●●　(一)國民政府七日電張學良司令長官。派蔡運昇爲對俄交涉代表。着即與蘇聯當局進行交涉。早日解決東路糾紛。(二)哈爾濱電。據自滿扎回來者話。打蘭諾爾未死礦工千餘人。均爲俄軍俘往赤搭逼令工作。(三)綏芬河電。俄飛機二架。七日午後一時。飛入我綏芬河上空。向我陣地放射機關槍百數十發。後見我軍用槍射擊。即向俄境四站方面飛去。(四)昂昂溪電。七日晨俄赤黨秘密破壞昂昂溪站機車轉盤。致我機車一輛因之傾覆。(五)博克圖電。滿洲里仍在俄軍包圍中。惟日人可自由出入。我華人不許出境。有私逃者多擒回斬首。現滿站我軍已無存糧。軍馬宰食將盡。如一星期內俄軍不解圍。我軍民勢將餓斃云。

△十日●●　(一)蔡運昇現被任爲預備會議代表。已啓程赴伯力。此行係與俄方規定正式會議之地點及日期。至正式代表。華方內定爲莫德惠。只俟中央來電任命。(二)呂榮寰調回總部服務。東鐵督辦。現派首席理事郭福綿代理。(三)博克圖電。俄飛機六架。七日午後又飛入博克圖小嶺子烏圖諾爾等地。擲下炸彈百餘枚。炸毀我軍用給養車二輛。同時並

用機關槍向下掃射。約二小時始飛去。(四)綏芬河電。格派迭淵方面俄軍。八日起有向我境移進模樣。九日晨俄飛機二架。入我綏芬河偵察。繼又飛往穆稜一帶。(五)博克圖電。扎蘭諾爾礎崗間毀破鐵軌。俄迫華人修復。八日起已通車。昨晚俄兵車一列。自滿邊駛入扎羅特。該地距滿邊二百四十二公里。又廿疊地屯方面。有俄騎兵二千餘。距我軍防線僅一二公里。形勢已異常嚴重。(六)哈爾濱電。哈爾濱西去客車。九日起僅開至扎蘭屯為止。(七)又電。特區高級工科學生。近公舉代表四人。送毡襪一千套。手套一千二百付。往東西兩線勞軍。

△十一日。(一)綏芬河電。蔡運昇十一日下午四時。自綏芬河出發赴伯力。聞將與俄代表西門諾夫斯基接洽中俄預備會議。(二)哈爾濱電。現下哈爾濱西去電報。乃僅通至免渡河。免渡河海拉爾間。電報電話皆不通。(三)又電。東鐵路局因西線各站缺乏食糧。擬日內開駛給養食品車。前往接濟。(四)又電。哈當局近令各銀行收回哈票二百五十萬元。九日上午九時。派人將該項舊票切角作廢。(五)吉林電訊。廣信公司近呈東北邊防駐吉副司令長官公署。稱有德普和普兩船。在富錦為赤軍擄去。兩船共值大洋十四萬元。應請要求賠償。

△十二日。(一)博克圖電。十日下午。俄飛機四架。入博克圖偵察。半小時始去。(二)又電。十日夜二時。俄騎兵六十餘。侵入免渡河我軍戰壕。為我軍擊退。(三)又電。俄軍三百餘。開進海拉爾內。蒙古青年黨亦逼近海拉爾。該方形勢甚急。(四)又電。俄赤衛第五四師長。十一日到烏固諾爾。又鐵甲車一列。十日晚開進赫爾諾得站。(五)又電。俄飛機三架。十一日飛入興安嶺偵察。擲炸彈十餘枚。炸傷我兵五名後。為我軍擊退。(六)哈爾濱電。德國駐哈領事。十一日親赴松北收容所看視俄犯。並云不久即可開放。對我方待遇俄犯。表示滿意。(七)又電。哈爾濱學政聯合會。十一日發表宣言。主張速息內爭。一致對外。(八)博克圖電。海拉爾難民千餘人。因蒙古與赤軍近將發生衝突。故步行逃往博克圖。現居博克圖郊外。急待救援。(九)又電。俄邊布置重兵於滿哈一帶。並委鐵路人員多名。(十)哈爾濱電。某處接黑省羅北縣程汝林電告。縣屬日升號執事江鼎林等二人。為俄軍掠去。現已逃回。據云。在俄被迫往伯力作工。且有被活埋者。未滿一月。我百十人。死者逾百。如與我國待遇俄犯情形相較。直有雲泥之判。(十一)中俄交涉正在進行。蔡運昇已往伯力。從事和平談判。乃俄方日來又積極布置軍事。屢遣飛機往擲炸彈。意在恐嚇。

英美態度

自中俄交涉消息傳出後。英美暫持旁觀態度。據倫敦九日路透電稱。英外長韓德森氏本日在下院答覆質問時。聲稱彼已接到中國政府答覆英國關於中俄交涉事件照會之覆文。及蘇俄答覆之撮要。刻下中俄兩國已迅速進行談判。故彼並未擬再進行其他步驟。彼不知他國對該項事件之態度若何。軍事行動並未再有發生。韓氏承認蘇俄覆文中所稱英政府對中俄事件之勸告。為不適宜之干涉。又華盛頓四日合衆社電云。現已接到各國答覆。法國照會中俄。措詞與美相同。英義同意發出相同照會。荷蘭祇照會中國。因與蘇俄無外交關係。故不照會蘇俄。古巴允贊助任何和平運動。斯帝生已公然答覆蘇俄政府致美牒文中之苛刻評語。斯氏答詞在報紙公布。不轉交蘇俄。斯氏稱美政府照會並無非友誼的動機。彼以為一開洛格簽署國喚起另一簽署國之注意。不解其何以應視作非友誼之行動。斯氏又稱美國在發出該照會時。並未知中俄

談判已在進行。如蘇俄答覆之所指云。

滬法院會議開幕

改組滬法院會議已於九日在京開幕。參加滬法院會議各國代表。於九日晨到京十時在外部官舍開會。到王正廷魏道明徐謨劉師舜稽鏡錢泰吳昆吾梁敬錞及英美法荷挪威巴西代表。王致詞盼最短期內得一滿意辦法。挪代表歐爾答詞。謂非為中國非為外國。願得一雙方共利之辦法。旋徐謨提出中國所擬草案略加說明即散會。十日晨續在外交官舍開二次會。王正廷及六委員均出席。各國委員略有詢問。所談均係關於法院內部組甚細微。下午五時開三次會。中國提案中兩點。一只能觀察不能陪審。二領事不得干涉。各國代表爭執甚力。未有結果。十一日下午滬法院會議續開中國委員均出席。外國委員挪威代辦赴滬法荷總領均未到。略有詢問外。即散會。開會五次。迄未討論及具體問題。各國代表多數敷衍。不易有結果。又據東京十一日路透電稱。據官方消息。日本因南京滬法院會議未有代表出席。故關於會議中之任何協定。保留一切權利云。

中美法權談判

中美間將進行商談撤廢領判權。國府特派伍朝樞為全權代表。據九日京電稱國府令行政院云。據外部呈。擬請特派駐美公使伍朝樞為簽訂撤銷在華領判權條約全權代表。俾與美政府商辦等情。呈悉照准。仰候頒發全權證書及特派狀。交由該部轉給祇領。又十日京電云。撤銷領判權在美經冬(二日)會議後。連日由伍使與美政府接洽撤銷以後辦法。尚稱順利。我國對撤銷辦法。早經依外部方針擬定。寄往華盛頓。令伍使依照與美政府商洽。英方接洽略見進步。但英使一時不能南來。年內難望商定云。

上海租界問題

滬工部局聘任特別顧問事。已誌上期。六日滬工部局發表覺書。解釋聘請費森法官事。略云。工部局完全明瞭治外法權方針與上海將來地位複雜問題之重要。關係在此項方針能完全有效以前之過渡期中。欲謀一建設的計劃。一方充分顧及華人之欲望。而同時能保護外人巨大之商務利益。工部局願發起此項計畫。並欲免除純由當地人員建議之偏祖印象。故決定邀一完全公正無私之顧問。此次邀請費氏之舉。係由工部局全體一致議決。其中有華人贊助云。又七日滬電云。滬外人非但不能放棄租界。且有主張擴大範圍者。有人建議。謂若將自吳淞口至滬附近各地。包括南北市。租界九十九年當出五萬萬兩。此款除中國賠還一切外債外。可餘二萬萬兩。此雖狂囈。但由此足證外人之不肯放棄租界。納稅華人會對於此事。認為背後有野心國指使。已電外王請聲明反對。

新稅則將延期

新訂稅則本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實行。茲已延期一年。據五日京電稱報。新稅則將再延期一年。據調查聞宋子文意。初以進口稅已改。明年擬改出口稅。但經研究結果。如將出口稅增高。以國內現時商業經濟狀況論。商民必起而反對。事實上不易推行。故應從緩。至進口稅則。本係定一

年。惟以中國關稅實際猶未完全自主。苟加改訂。必與各關係國協商。而今年一年中。全力皆用在撤廢領判權問題。故亦迄未向各國提起。明年元旦改訂新稅則。萬來不及。現財部當局計畫明年三月起改用新稅則。在三月前將新稅則訂好。此正在計議中。有無變更。現尚未定云。

民事調解條例

十一日中政會。胡漢民提議。民事訴訟審判程序。最當緊重。近各國均勵行仲裁制度。期於杜息爭端。減少訴訟。息爭良善。我國風重禮讓。以涉訟公庭爲恥。牙角細故。輒就鄉里耆老。評其曲直。片言解決。流爲美談。今宜遠師古意。近采歐美良規。略予變通。於第一審法院增設民事調解處。以推事主司其事。著之法令。推行全國。庶幾閭閻無纏累之苦。訴庭有清簡之觀。謹擬具民事調解條例草案原則七項。請公決。當由中政會議決。由法律組審查後。逕交立法院。其原則如下。(一)爲求杜息人民爭端。減少法院訴訟起見。於第一審法院。附設民事調解處。(二)民事調解處以推事爲調解主任。但經當事人請求●應許其各於其備左列資格之人中。推舉一人助理之。㈠中華民國國民年在三十歲以上者。㈡有正當職業者。但現任司法官及律師不得允助理員。㈢通曉中國文義者。(三)初級管轄及人事訴訟事件。非經調解不和息後。不得起訴。其他訴訟事件。經當事人請求調解者。(四)調解由一造請求者。經調解處通知相對人。而相對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酌科罰鍰。(五)當事人均經到場者。調解期限爲七日。逾期者以調解不和息論。但經雙方同意延期者。不在此限。其相對人受通知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除在途期間外。經過五日者。亦以調解不和息論。(六)調解和息。由書記官將和息結果。記載登記簿。與法院判決有同等之效力。(七)不得以任何名義征收費用。

日本準備金兌現

日本銀行現巳準備金兌現。據東京八日新聯電云。明年一月十一日實行金解禁之時。巳經停止十三年之金兌現。須同時實行兌現。目下日本銀行庫中。爲準備此次兌現。現備有金貨及現金十億六千二百餘萬元。其中有金貨二億餘萬元。日本銀行現正事鑄造約一億元(五元及二十元者)之金貨。該行方針。如爲輸出海外而請求大量兌換時。則擬將英美市場之在外正貨出售。以堵截流出。若普通之少量兌換請求。則以金貨應付之。又井上藏相八日發表關於金解禁之談話云。一●公債轉趄問題。金解禁後。現下不得不舉辦者。爲四分利英貨公債二億三千萬元之轉借。此事自事務的見地觀之。本可延至明年九月頃再辦。無妨。因種種關係。恐在六月以來未必蕆事。此次轉借之四分利公債中。一億二千萬元左右在日本人之手。財界一部雖希望若行轉借。得使日人應募。但因日人所持外貨公債有限。乃屬不利益。故此乃不可能也。二●匯兌問題。或謂以正金現在之匯兌行市而言。若明年一月十一日實行金解禁。無乃過於低下。但政府以金解禁在目前。爲警戒內地金之外流。故特意將匯兌行市低降。在負責之當局。自有此種用意之必要。且以現今狀態而言。正貨送現點與其爲四十九元四分之一。勿寧以四十九元八分之一爲宜乎。三●預金部資金問題。預金部近因金解禁之故。其補充在外正貨之方法。以資金收買「美圓」。雖有其事。但世間於如何塡補預金

部因此所生之虧空。似非常注目。然預金部買收之「美圓」。不立即移入日銀。而以之收買利息優良之外國証券。自生相當利益而得塡補虧空。是以絕對不能使預金者感不便也。

海軍會議消息

海軍會議於來年一月廿一日開會。法義初步談判仍進行中。據羅馬十一日電云。法外長白里安與駐法義大使曼蘇尼現正繼續探求法義對倫敦海軍會議了解之可能。義海軍專家與報紙均注意三小海軍國家。在軍縮會議中所佔之次要地位。本晚義大利記事報載稱。海軍會議大部分爲英美間之事件。其餘國家所應避免者。即勿分兩大海軍國在吾人間使用挑撥。以阻吾人之聯合。最好對於海軍軍縮全個運動之眞正範圍與緣起。加以注意。按其緣起即英國無論如何欲保持海軍優勢。以反抗美國保障經濟發展之慾望。英帝國之命運。繫於海軍艦隊之優勢。已往曾攫取西・荷・法・德之海軍霸權。迄本世紀。方遇美國。英國欲阻止美國之優勢。較爲難能。因美國財政與經濟勢力優越。可以多建艦隻。英國固不能以此種辦法與美國競爭。故採用外交手段。當一九二一年。海長但尼爾宣布大建築計畫時。有華府軍縮會議之舉。英國因其談判敏妙。以致大得勝利。將英國海軍優勢。保持至一九三四年。而以日英同盟爲犧牲云。

美國在海軍會議期中。將派特使駐日。據華盛頓十日合衆社電稱。胡佛總統現已推薦副國務卿維廉・甘式爾任一月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期間之駐日特派大使。甘氏將於一月二十日抵東京。至倫敦會議結束後返美。按此舉係駐日大使未覓得滿意人選。故有此異常舉動云。

英國會紀事

本週英國會會議。工黨內閣所提之對埃及方針。爲上院否決。此可視作內閣首次所遭之打擊。茲將所議各事分誌於下。

失業保險案　倫敦十日路透電云。失業保險案在下院已經過委員會討論時期。工黨左派動議工人支付施予之等待期間。由六日縮至三日。此議以二百七十九票對[illegible]十一票遭否決。如此議通過。每年須多出四百萬鎊。自由黨未表決。但有保守黨議員數人贊助政府。

對埃及方針　倫敦十[illegible]日路透電云。本日英政府提案在上院被否決。先是保守黨沙禮士伯雷侯爵動議。稱政府提出之對埃及方針。有危及帝國交通安全之慮。對之表示遺憾。沙氏動議以四十六對十二票被通過云。

礦業議案　商部大臣葛蘭罕所提煤礦議案。已在下院正式通過初讀。該案規定管理與使和煤業業主生產。供給與售賣煤斤之辦法。將[illegible]九零八年之煤礦律第三節加以臨時修正。並規定全國煤礦業工業部之章程與職任。以及其他有關事件云。

新嘉坡港工程　陸軍大臣蕭通在下院答覆質問時聲稱。陸部已按照政府方針。將新嘉坡軍港工程從緩進行。或將其暫停。並未重新訂購材料。工程均儘量加以延緩與阻止。海軍大臣亞歷山大稱。嘉坡軍港新建浮塢。已經使用。在延緩期間。不擬將其移往他港。又決定停止軍港工程。並不包括將海部直接管理之任何人員加以更調。能免或解散。海部並

未知照包工者停止工作。但通知其延緩工作。亞氏並稱。停止工作之決定。並未包括停辦在港軍附近之撲滅瘧蚊運動云。航空副大臣蒙達古聲稱。新嘉坡航空根據地工程迄已用去二十七萬鎊。如欲工程完畢。尚須三十萬鎊。航空設備。不僅可供當地防衛之用。且可維持遠東英國航空交通以及沿海商務。供給該區海軍航空隊之需要。並能修理機件。據現時預料。新嘉坡尋常須維持之航空軍實力。應有陸地飛機一大隊。飛船一大隊。海軍航空機有時或將在彼暫駐。但不包括在內。海軍軍港工程停工之決定。對於航空工程。並未有若何之變動云。

美國與國際法庭

國際永久法庭草約。已由美國簽字。據華盛頓八日電云。胡佛總統現已命令駐瑞士代辦簽署世界法庭草約。簽署後交上院批准。國務院發表斯汀生致胡佛總統函。函內稱上院所提參加世界法庭之保留條件。現已商妥。故建議參加。該函並稱。自開洛格非戰公約成立後。發展國際司法機械之需要。以圖適應國際困難。以及說明國際行爲之標準。更見緊張。反對美國參加世界法庭者。雖不乏人。但相信上院鑒於政府及總統有力之勸告。將與以批准云。又九日電云。國務卿斯汀生氏發表宣言。說明美政府對世界法庭態度。斯氏宣稱。現已採取充分隄防辦法。以免有任何意外事件。使美國取消該協定之簽署。彼並稱美國批准草約。並非即指美政府承受所謂之「任意條欵」。於美國與其他國家發生爭執時。令美國受強制仲裁之束縛。預料上院將稅則議案結束後。即可討論世界法庭問題。據一般意見。政府簽署草約舉動。可得國會之通過云。

△△在野之小說家

絜廬

勝清季年。一二憂國之士。欲以小說轉移世運。如李伯元（長亭亭長）吳研人（我佛山人）劉鶚（洪都百鍊生）皆負盛名於一時。而梁任公汪維甫許伏民諸人之創辦說報。亦未必如今日專以營業爲主旨也。若著海上繁華夢之孫玉聲（漱石生）九尾龜之張春帆（漱六山房）當時咸推爲作家，今則如龜年老去。不欲與豎子爭一席地矣。即如天虛我生之從事實業。惲鐵樵之改業醫道。猶如餘杭先生幾人知其爲革命前輩者哉。當時有天鐸報者。實爲鼓吹革命之報紙。李懷霜洪佛矢二人政論之餘 嘗戲「炙蛾燈」「魍魎影」「劉備之女」「養和尚之姊」等說部一則不讓我佛山人。一則不讓曼殊和尚。論者皆嘆爲絕作。若今日戴季陶陳布雷二先生。亦爲天鐸之健將。而懷霜佛矢二公。則不審流轉何所也。嗚呼。王无生死矣。蔣箸超死矣。在野之小說家。欲求如當時葉楚傖之以花生米下酒而不可得者。蓋比比皆然矣。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起
至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止

（記者）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五

▲陳濟棠赴前線督師、貝水木棉有戰事、
▲傅作義由津抵瀋、
▲京電、新稅則將延期一年、
▲呂榮寰由哈赴瀋、
▲許崇智電蔣 勸保持和平、

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國府下令免唐生智職、令
▲平訊、唐有日通電受一屆中執會委任、
▲譚曙卿傳部一團在常州譁變、滬寧路發生障碍、
▲蔣•譚•胡•戴議決、電張學良准解決俄事、
▲呂榮寰抵瀋、
▲趙戴文•何成濬•劉鎮華抵津、趙劉轉道赴幷、
▲鄂匪陷大冶、

十二月八日　星期日

▲蔣宣言決不引退、
▲幷電 閻將通電主張國是由國人解決、
▲二九兩師奉調集中浦口、
▲遼令呂榮寰調省、遺缺派郭福綿代理、
▲吳鐵城由平抵瀋、
▲大冶克復、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一

▲蔣在國府紀念週表示絕不消極、
▲平訊、唐生智二日通電擁汪、
▲滬法院會議在京開幕、
▲滬寧路黃渡新豐路軌被毀、
▲蔡運昇李紹庚由瀋赴俄、
▲國府令特派伍朝樞爲全權代表、與美政府商談撤銷領判權、
▲趙戴文劉鎮華抵幷、
▲常州變兵刼掠宜興縣城、

十二月十日　星期二

▲滬電、津浦線滁州以北有戰事、石友三部九日起南開、
▲方本仁由幷回平、
▲河北省黨部發生糾紛、
▲宋哲元通電、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陳調元派三團駐防臨城韓莊、
▲何應欽陳濟棠報捷、
▲京電、國府准張學良八日電請、委莫德惠爲中俄正式代表、
▲蔡運昇自綏芬河出發赴伯力、
▲中政會議決將胡漢民提出民事調解原則、交付審查、
▲何成濬抵滬、乘車返京、
▲河北河務會議大會閉幕、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蔣令何成濬赴平漢路督師、
▲中常會討論開除汪黨籍並通緝許崇智等、
▲趙戴文電京、閻誓不爲改組派利用、
▲何應欽報捷、
▲常州變兵團營長解滬、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纕衡道兄屬題春曹話舊圖　子勤

好禮。民。易。使。重在。民。志。定。六典。紛。割、裂。新法。譙。熒。聽。亦
有。議。禮。人。崇賢。更、尊。豈。眞魏。屏。勿。庸。瀟洛。乃。追。贈。遺獻。
諒。非。願、宣尼、當。惡。佞。何如。恭。祖、舊。盈廷、招。衆、正、京朝。故。
端。清。祠部。尤。凝。靜。隨牒、無。雜。流。駁議。有。餘。勁。綱維。一。以。
壞。辟署。成。捷、徑。一飛。敢。百。躍。力爭、豈。心、競。桃李、絕。登。選。
荆。杞。日。盤。互。我從。官。制。改。私憂。竟。甯。竟。江海。早。湛。冥。不
與。臺。中。評。百。感。集。今。日。搦。管。聲。淚。併。弦。望。自。有。時。敢。託。
風。人。詠。集。作。期。曹。褒。苦。語。資。借。鏡。

證剛以四十九生日與公湛倡和詩見寄依韵奉
和一首余亦適四十九矣　遐庵

五十。不。知非。談空。兼說。有。尹役。夢。相。易。甘白。兩。徙。受。絲
竹。眩。哀樂。筵簺。亂。休。咎。如。畏。影。而。奔迎。之。安。見首。返觀。
獲。家。寶。掃妄。賴、璺帚。夫子。無。隱。乎。亡是。空。唯。否、歷劫。劇、
無。明。一庵、號、離。垢、法相。本、俱。假、破立。夫、何。取。證。剛。昧。世。
法。觭。作。夙。不。偶。耳狎。車、繞、腸。齒冷。印。懸、肘。昔生。久。所。敬。
風義。若。師。友。近歲。合。蓱。蓬。燕。塵。屢。携。手。憐余。墮。風。漏。湔
祓。爲。雕。朽。鉗鎚、與。檠。栝、揚。簸、絕。前。后、緣生。與。感。通。鈎。索。
何。深。眇。（前在國學館延證剛講佛說緣生義與易說感通義之比較精湛無倫聽者忘倦）舉隅。
苦。未。能。疑。網、差。得、剖、一。夢。落、滄。江。索。居、媿。徒。苟、那。知。蚓。
斅、險。怨。聽。師。王、吼。流。年。似。電、馳。心。綱。握。其。紐。知。命。好。共。
勗。影。神。相。抖。擻。

弢菴前輩招飲賦謝　樊山

萸菊。光陰、稱、老。懷。行杯。左。蟹。集。同。儕。衣冠。甚。偉。周。元。道。
書畫。同。源。單。宗。齋。樂甚。於。魚。秋。水。活。味。甘。如。肉。夜。談、佳。
飆車。一。月。三。來。往。也似、松。陵、唱、和。偕。

纕蘅招飲兼視移居詩依韵奉呈　稚辛

莫從。瀑、澗。卜。西。東。故國。河。山。此宅。中。槐市。人。歸。物。外。外、

梅腮月。愛不同同。安心有道。寧求藥。貧手微吟。但仰空。誰似杜陵。淸興。美餘杯。呼取。隔籬翁。

環天赴至哭之以詩　倦知

翩翩濁世過高軒。早歲承明試萬言。幾輩名流稱博學。中興元老。此文孫。孝先腹副五經笥。正則身羈九死魂。客死汨羅遺稿。茂陵他日事。朅來一瞑。總煩冤。

海外初歸得逸塘詩次韻奉答　孤桐

衰殘。頗悔讀書遲。往接盧敖證所思。未信遠遊堪學道。晉許邁字遠遊遍遊名山學道有成亦從宣聖勉權時。生來慧眼宜何矚。偶出商聲不自知。况有傷心人語在。廿年語語叶風詩。傷心人語乃逸塘廿年前游廿一國時所著

文道希表兄遺詩新由葉譽虎印成見寄誦竟感賦　展堂

名山萬態意如何。原注集中雨中遊廬山詩有名山萬態孰改是句似此才華豈患多。自擬靈均懷楚澤。時非元祐謗東坡。嶺南欒鏡今猶在。江右文章故不磨。我與阿咸同問字。前塵四十一年過。

入夜大雪寒甚　衆異

北風吹雨都成雪。一夕枯枝遍着花。僵臥懶隨人起倒。孤吟。甯用韻尖叉。能言寒意輪蕘鶴。未了兵爭看鄭蛇。明日青山定頭白。不應衰鬢獨霜華。

奉和纕蘅先生移居元均　君坦

一廛花竹託城東。奕局長安急刦中。回首巢痕期小住。細思心跡感三同。意中篋策何勞卜。亂後琴樽幸不空。江水舊盟吾忍憶。浮生合署信天翁。

寄訓新并將軍扶桑　逸塘

朅來沾上共深卮。抵掌渾忘夜漏遲。草長鶯飛春正好。年年枯憶送君時。

武庫羅胸四座驚。歸程新引碧幢旌。重瀛不隔懷人夢。每對涼風念友聲。

蕙蘭芳引　和美成　次公

花氣動簾。小池外亂飛新鷺。正急雨初收。宮柳半凋舊綠。故人夢裏。定暗想月明歌屋。恐雁書不到。永夕吹殘觚竹。　送日琴尊。悲秋詞賦。屢變涼燠。况江表回帆。長逶逝波。萬曲危樓南望。泪痕滿目。更漏催誰信此時凄獨。



克里孟素訪問記

南美阿真廷記者瑞萊著
柳風譯

昨天晚上「新文學」報主筆福爾蓋羅斯來走訪，討論他將要發表的一篇論文，談話中間，他忽然問起訪問名人的技術，可是一件容易事，我答他道：「這當中的難易也不必說，不過我確實相信，那是一件技術，比方我今天就在喬治克里孟素那裏訪問兩小時。」

福君道：「那末這位老虎居然受你制服了！」我心裏忖想，從來沒有制服誰，講到克里孟素，那是更不必說，凡是新聞記者的那一套，全都瞞不了他，假如說我曾經得了什麼成功，那也不過只能說是超過了些新聞記者日常所遇的困難罷了，訪問克里孟素的困難，和古時間希臘英雄阿逆賽的航海冒險差不多，到他住宅去見他，簡直像和街警打架，要去請他攝影或者說些話，那更是不用說了。

不過爲要證明訪問的眞實起見，親筆署名的照片是新聞記者絕對不可少的東西，而且能得到親筆署名的照片，足見那名人對你是很了解，並且可以隨意和你發表意見了。

可是克里孟素是一個痛恨新聞記者的人，原來這當中，也有一段原因，當他窮困沒人睬睬的時候，他祇能在新聞界賣文過活，而且他每次政戰失敗，一文沒有的時候，便用這種救急的方法，他賣文的代價，是拿一方一方的計算，很菲薄的，巴拿馬運河事件失敗以後，有一個新聞記者叫諾登的，揑造了一個假文件，栽害克里孟素受了英國人的錢，替英人鼓吹，損害德國的利益，因爲這種蜚語，克里孟素竟大受其窘，於是他就單獨的奮鬭，一心一意編輯他辦的那「公道」報，從社評一直到社會的瑣聞，都出自他個人的手筆，因爲吃了新聞記者這樣一個虧，於是他便把仇恨推到旁的新聞記者身上去了，記得當他任國務總理的時候，有一天，他從家裏出門，一位新聞訪員猝然攔着他問道：「報紙上記載總理和巴拿馬事件有關，可確實嗎？」克里孟素立時用一種暴怒譏諷的口吻反詰道：「什麼！你自己是個新聞記者，還不知道報紙上說的話是眞是假嗎？你可知道報紙從來不說眞話的嗎？」

「勿忘訪問克里孟素——亞隆蘇」

這是本國報社編輯部發來的一個電報，擱在我的桌上，已經

有幾天了，這電文時時刻刻似乎命令我似的，阿眞廷社會對於喬治，克里孟素的景仰，可以算是達到十二分了，人人都讚歎他的天才，固然有些人對於他在大戰裏的舉動，感覺不滿，不過大家都欽仰他的人格，克里孟素的人格和莎士比亞的劇本一般，無論什麼時候，都叫人覺得很新鮮的，既然他不接待新聞記者，我有什麼方法去訪問他呢。

最後我決定先寫一封信去當個蹇修，信中提到他十九年以前在阿眞廷京城演講的受人歡迎，又說他批評阿眞廷國會的話，已經成了名言，並且提起他在阿眞廷結識的友人，這封信去後，由他的秘書給我一封復信道：

敬復者，惠書克里孟素君已閱悉，不勝銘感，但約談一節，恕難從命，克君政躬憊甚，行將返文第故居，且向例不招待訪者，千乞見宥是幸，克君并命筆問好M，B，謹復

一九二九，四，三於巴黎，

這封信我從頭到尾讀過兩遍，那桌上擱着的編輯幹部電文，好像在那裏督促我，所以我決定再幹一下，我從巴黎社會當中打聽到阿眞廷前任總統艾爾維博士的口碑還不錯，我們這位「紳士總統」簡直和阿眞廷永久駐法的一位親善大使一般，所以我便請求他給我一封紹介信，去見老虎總統，博士給我的覆信道：

尊札已悉，日前因事與巴黎小別數日，致稽裁答，承委事件，未克遵命辦理，至歉，鄙人對於法國政治家，凡無親密交誼者，不願干瀆，克揆退休後，除知交外，概不見客，尤為衆所熟知，當能見諒也。

艾爾維啓一九二九，四，九，於巴黎法蘭西路四十號

我接到這封信後，決定再破釜沉舟的去幹一下，且從權去謳克里孟素一謳，於是我便寫了一封法文信給他道。

下走奉訪眞實意旨所在，並非拘拘於談話，疇昔居南美時景仰矩範，不啻耳提面命，此次特欲一瞻丰采，以備播之篇牘，藉令南美公衆，得悉老人桑榆勝況耳，關於巴勃穆公園爲公塑像事，亦希得便奉告，不盡一一。

不出所料，這封信去後兩小時，我接到一張紙條，那上面寫道。

祈於星期一晨十一時許光降，克公當掃徑以待，ＭＢ

一九二九，四，十二，於巴黎。

※　※　※　※　※

「裏邊坐，請把塑像的事告訴我，何以我竟然全不知道這事呢？」

克里孟素今年八十八歲，體魄壯健得很，他披了一件大氅，穿一雙平底鞋，手上戴一副手套，（他連吃飯的時候也不除手套，大概是遮掩手上的皮膚病，）頭上還覆着一頂睡帽，上唇的長鬍低垂下來，好像海豹的鬍鬚一般，遮沒了一張嘴，笑的時候，蓬蓬鬆鬆的鬍鬚撬了起來，便露出和獰犬一般的門牙來，在國會演說的時候，人家看見他大聲疾呼起來，都覺得駭怕，再加上他的睫毛很長，所以他的生相可以說是活像一隻老虎。

我仔細看他的相貌，很疑心有許多地方是故意裝出來的，他一生宣傳民主信仰，竭力鼓吹，所以必得帶上一副猙獰的面具，方能和他的言詞相稱，他那一種威猛，還比老虎厲害些，他也和老虎一般的咆哮，他假裝得久了，所以就成自然習慣，譬如有一

篇故事裏說，有一個兒童戴上了妖精的面具，把他那安琪兒般的美麗，就化成一個蠢獸了，不過那小孩在內心上，還是保持他的天眞，我們要看克里孟素的天眞，就在他的一副眼睛上，他一對曄曄生光的小眼，帶着青藍色，是很和善的，彷彿是詩人的一副眼睛，又好像善於夢想者的眼睛，那種和柔的地方和那兇猛的鬍鬚閃爍的睫毛，簡直成了一個反比例，看他那種疾風暴雨式的生活，他居然能從容領略藝術和哲學的三昧，以一個主持政局的韜略者，能著述兩帙哲學論文，一本名畫家 Claude Monet 傳紀，從他的生相說，那副眼睛便可算做一個象徵。

「告訴我那塑像怎樣，我很感覺興趣的，那像是誰塑的？要放在什麼地方呢。」

我就空中樓閣的造出一番話來，說那像塑在巴黎，克里孟素似乎自語一般地高聲道：

「不錯！不錯！我曾經到過那裏，是同那位已故的蘭納賓君去的，」他一面說，眼中透出得意的神氣，我瞧他那種快活的樣子，良心上大大的慚愧，但是又不好說明，我想起法國大文豪佛朗西氏 Anatole France 的一段話來了，他說：

「倘然上帝除詩歌，宗教和自然以外，能多給些黃金的誑語給我們，那末我們到死，還是孩童呵。」

我在老人生活上，發現一線陽光，以他這種年紀，大半的幻覺，都參澈了，惟有好名的心還沒死，其實我編派出來的塑像，是法國和阿眞廷人士心目中的事，誰對於克里孟素的才幹，品行，愛國心以及一切藝術和哲學的理想不欽佩呢？

當時我對於克里孟素的善於奮鬪，大大的恭維了一番，提到他在德雷佛事件 Dreyfus 中的活動，和他同姚勁 Jeures的爭執，（按姚勁主張用社會黨的組織，通力合作，克里孟素相信除非個人改革，不能夠進步，他曾經說過：個人能夠成功一位神道，但是羣衆總歸是一羣牲畜。）

我問道：「您怎樣能夠憑着這種壞脾氣在政界裏立足呢？」

他聽了我這問話，很爲得意，他道：「揭開來講吧，我的行爲是先父受的痛苦的反映，當我和人家爭執的時候，感覺我對於民主理想和原則的信仰倘然有了動搖，我便想着先父，有了這種念頭，我立時就換了一個人，我便變做了他。

「先父班哲明是行醫的，我後來也是行醫，他看見一切人類的苦楚，心裏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感想，感觸逐漸深了，有一個晴明天氣，他把穆里隆的診所關閉了，帶了家母和我們遷移到南德地方去了，他計劃從事耕植，並且宣傳民主的理想，在一八五四年帝國主義下的法蘭西，當一個民主黨，那地位的困難，也不必說起了，那時候拿破侖第三正解散了國會，自己晉位皇帝，凡是反對他的人們，都被他放逐了。

「在南德地方有一個名叫勃蘭孔的書店裏，時常有一個智識階級的小團體在那裏集會討論，先父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天晚上，警士將他拘捕去了，獲罪的原因，不過因爲他在私人談話當中，主張民主主義是法蘭西的唯一希望，他們決定將他遣放到非洲去，當那天押解到馬賽去的時候，先父在檻車裏，站在兩個兇手當中，當時我跟着先母去話別，我年紀那時纔有十三四歲，看見

先母哭泣，也看見先父在檻車裏，上了手梏和脚鐐，並沒有經過審訊便發配了，他的密友沒有一個來送他一送，他們都不敢和他告別，都藏匿起來了，你看那些卑怯的人們！從那時候起始，我便辨明眞假友誼的區別，友誼有時比黃金還來得希罕，不過那是很難得的，從那天以後，我便開始咆哮，繼續着咆哮，當那檻車將要出發的時候，我走近鐵檻旁邊，向先父道：「我要替您報復！」

「先父是一個詩畫家，並且有偉大的抱負，當時他聽了我的這句話，深深的受了感動，並且握着我伸進鐵檻的手，親了幾個吻，於是他很嚴肅的講：

「倘然你要替我報復，必得勤懇的讀書和工作！」

「我便讀書和工作，要替先父掙一口氣，我今年八十八歲了，希望能再有十二年的光陰來擁護先父的信仰！

「你看見這些稿紙嗎？這便是我的廻憶錄，我本不想倉猝來寫這本書，但是環境逼迫着我來替自已辯護，在墳墓裏還有人攻擊我呢。」

原來克里孟素所指的使是風行一時的「福煦元帥廻憶錄」在那本書裏面，法國評論報的政治編輯萊蒙，當科利利氏曾經記述一段福煦指摘克里孟素的話，說克氏休戰媾和，不但不能保障法國，而且損害了法國的利益，這位大將死後纔發表的話，給克氏一個深重的巨創，所以他便想自己也寫一本書出來，替自己辯護。

克里孟素道：「福煦的確是一員大將，在參加世界大戰各將領當中，可以算首屈一指了，但是他和一切軍事領袖同犯了一個毛病，他自命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和外交家，他拚命的想過問和約的締結，在凡爾賽和會中拿軍閥的觀點，横施壓迫，派遣協約國的軍隊深入德境，來保障賠欵和將來的安全，我們現在就看巴黎會議已成就的工作，恐怕賠欵的償付，還不能確定呢，至於「安全」一層恐怕我們也不能得到，我們寧可說，法國將來的安全，要靠在德國人民，雖受了蘇俄的影響，却不願意開戰的一種事實上，以上這些話都是我在書裏要說的呀，我早晨四點鐘起身，一直要寫到十點鐘，有若干的話要說，有若干的證據要蒐集起來，在戰爭的時候，軍事將領是無價之寶，但是在和平時間，他們却要攪亂政治問題，我們不能用作戰計畫的同樣方法來起草和約，或者提議休戰，在戰事的時候，空氣中充滿殺戮的精神，但是在和平時間要去撲滅一個敵人，便算是胡鬧了，當我們得到勝利敵人向我們投誠的時候，最合理的辦法，不是利用軍事順利，來欺凌人家，却要讓人家有一條生路，用軍事的方法，去宰那落金蛋的鵝，那是有什麼意義呢？

休戰以後，我們有許多障碍要超過，有一次我和福煦道：「軍事長官下命令，叫人家盲目服從，是件容易的事，因爲司令官對於屬下可以管束，但是在凡爾賽和會我必須和協約國的首領反覆辯難，他們每人都是一個政府的代表。」

「因爲說了這句話，所以福煦便叫我做一個革命黨」。的確，福煦叫過他革命黨！照實際講來，克里孟素和福煦的隔閡，並不在原則上的參商，而在稟性上的懸殊，祇有愛護法蘭西，要盡力於她，是他們倆的共同點，至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各自不同，

克里孟素稱福煦是一個玄秘派。

克里孟素又談到南美洲的文學上去，他說：「你們貴洲有許多有天才的作者，祗可惜我不認識西班牙文，他們現在可還仍然模倣竇俄，薩曼和諳納都爾佛朗西嗎？」

我說有許多法國作家似乎不注意有南美洲文學這麼一件物事，克里孟素聽見我這句話，忽然間把話匣子打開來了，他似乎置身在花園裏一般，說得有些忘形。

「你這番話却是錯了！那是你們自已的過處，你是旅居過北美和歐洲的人，請問我們能有些什麼教給你呢？你想要和我們學戰術嗎？你們自己已經有了許多革命，那些革命比較起來還長進些，而且較爲自然。無論如何不要失去了南美洲的精神！不要去和人家模倣！對於你們固有的，而求其合於文化，你們貴洲有許多文化的寶藏了，切不要光顧那舊貨攤上的文明，貴處西半球的人民，還是在非常少艾的時代，我曾經想遷移到阿眞廷去，在那裏設診，但是命運沒有那樣支配我……

他告訴我在一八六七年得到博士學位以後，怎樣對於法國的帝政不滿，於是就遷徙到英國去了，他在倫敦對於實驗派Positivist的哲學很迷戀了，他把斯蒂華武彌爾的August Comte and Positivism一本書譯成法文，他說孔德的理想叫他免得成了一個夢想者。

他一邊談着，給我一個署名的字樣，並且拍了好幾張照，他一會着惱，一會又笑了起來，他同我帶去的攝影技師開頑笑，他一面大打其噴嚏，一面和正在對光的技師道：「替我拍一個打噴嚏的照吧，也許人家看見還當是華格納的像片呢。」

克里孟素住在佛蘭克林路第八號舊屋裏，在下層後間，前間是一個醫生住的，這座屋的附近，就是巴賽墳場，那裏邊有一個精緻像塔形的墳，便是瑪麗巴希克索夫女士長眠之地，克里孟索是一個獨居的，他的兒孫都離開他了，和他相當年齡的親知，都已經物化了，無論是友是仇，都大半不在了，膝下他一個八十八歲的矍鑠老翁，可以算是歸然的魯靈光了，他的身世譬如當初拿破侖一世從莫斯科退兵回法一般，同他一起的人，數目一天少似一天，到結末祗賸他獨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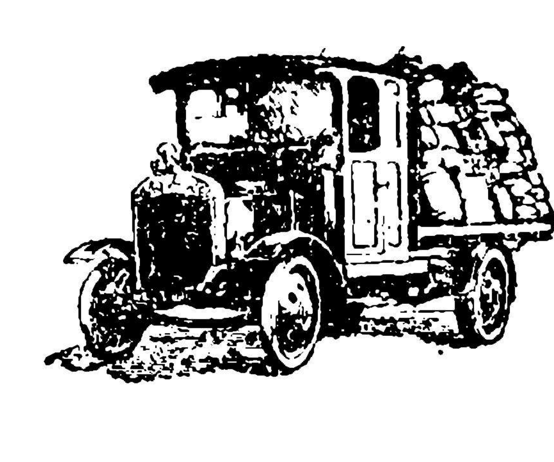
當他和我握別的時候，他撫着一隻肩，似乎一陣痛的樣子。他道：「不打緊，痛一陣就算了，那不過是些舊傷……」原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那天，有一個共產黨暴徒名字叫做柯丁的，向他開了九槍，有一顆彈子打進了他的肺部，克里孟素向我解釋道：「祗有一槍打中我，幸喜我沒有死，便宜了那個小子，那個渾蛋！他們判決他應該上斷頭台，是我親自赦免他的，好了，我們改日再見吧，可是不要再找我訪問了。」



最風凉的帽子

（海客）

西式帽子的種類很多。戴的時期也各有不同。而最風凉的帽子。要算巴拿馬草帽了。前幾年英國喬治王曾經提倡過。一時戴巴拿馬草帽的着實不少。他們也曾經過一度試驗。喚七個人各戴一種帽子一同出去。在外勾留一小時。然後一同回來。立時測驗他們頭上的熱度。以巴拿馬草帽爲最凉。得七十七度七。灰色的軟呢帽次之。得七十度九。硬草帽卻居第三。得八十六度。反比軟呢帽熱得多。高頂帽居第四。得八十九度六。帽頂和頭頂雖相去很遠。依然不見凉快。鴨舌頭的便帽居第五。竟達九十二度。硬呢帽居第六。得九十四度。同一呢帽。只在軟硬的區別。卻相差了十六度之多。而最最熱的。要算是軍人們所戴的軍帽。竟達到九十八度半之高。即此一端。已可知從軍之苦了。



洞庭兩山游記（續）

騰衝李根源印泉稿

二十六日　乘輪至渡水橋。過觀音堂茶亭。由西京村。登西京山。山頂武峰菴。菴後多大石。東南有宋駙馬都尉鄭銅墓。(東山鄭氏祖也。)又開歸陳許道居菱墓(子孫現居太原)。達石家上。包王廟。至永福寺。居翔翅山麓。(俗名祥子山。)山勢蜿蜒如蟠龍。吳中蟠龍。黃璧山外。惟此而已。黃璧氣不充實且殘破。無足觀。此則鄉老傳言。誠意伯劉基以其有王氣也。鑿三十六井厭之。余逼察井迹。歷歷猶存。其確爲王氣所鍾耶。抑否耶。尚厭皋山。有葛氏祠。經趙巷。得明雲南彌勒知州葛一龍墓。村後巨石行列。鄉人指云蔡仙丹竈在是。無題識。未敢遽信。至武山。登錦鳩峰。古瀨公墩也。俗書鷄鳴土。文恪易今名。秀發天然。嬌健可愛。下爲吳季子祠。(又名壽寧花。)中奉吳公子季札。左右配享言楚孟初承榮惠等十二人陪享之。恢宏嚴整。南村老人吳時雅重建。巡撫湯斌親臨致祭。徐乾學有祠記。堂懸狀元槃。欵署正統四年己未科。六十三世孫槃書。吳族人云。槃祖本吳氏。入贅施姓。從姓施云。祠旁護泉。味極甘美。歲旱不枯。祠之西南則吳氏宋元明諸祖墓在焉。過吳巷。游依綠園。時雅建。又名綠畦小築。乾學修一統志時居東山。嘗寓焉爲撰園記。今雖圮廢。而池橋山石宛然猶古桃源也。時雅子永顧著文起堂詩文集。永臧著荷戈集。孫定璋輯七十二峰足徵集。版片均存依綠園吳氏子孫。云洪楊亂後。園廢版散。子孫無力不能復振吾下極家世之盛。余亦爲之欷歔慨嘆焉。擬游射鷄山鷄山。以大雨。後泥濘步行不易。遂止。歸經延陵道濟橋。徐闇仁父墓。(有石虎馬。)過陳嶺頭。何家灣。至渡水橋。往舊太湖協署答拜水警大隊長王君武升。(王君以湖氛不靖。連日派隊保護。昔人冠蓋游山。余則武裝游山。一笑。)並游關帝廟。節烈祠。訪翁氏集賢圃。(又名湖亭。翁彥陞築。董香光陳眉公嘗吟賦其間。見陳宗之記。)久廢。至坊前。訪太湖協副將謚果敏王之敬祠。「之敬浙江奉化人。咸豐十一年死難。」日西昃。乘舟歸石橋寓所。

二十七日　至楊灣。訪頌武父子。登古香室。居氏嗜古。好賓客。所藏古銅瓷塼瓦多精品。延揖捧出龍頭骨一具。乃民國八年十月漁人於太湖中網得者。廣尺餘。口鼻耳角咸俱。與余昔在江戶所見略同。惟稍小耳。從知震澤幽深。靈怪尚多也。走極灣。至王氏匏圃。主人王君仁熊出眎五老會圖。又名五其圖。圖序跋長約丈餘。四明丁綵繪。坐者長洲吳原博(寬)常熟李世賢(傑)立長洲陳玉汝(璚)吳縣王濟之(鏊)吳江吳禹疇(洪)。敘吳文定序。文徵仲補書。(序云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芒芒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內外之分。使又仕同其朝。不益難

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于天下。今之顯於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譜。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于詠歌。事之所感。毋發于議論、庶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為圖、人藏一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於左者為予。並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玉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頹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玉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良會不常、尤可歎也。且予年既高。又將乞身歸。雖鄉人之後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得而待也。跋云先師文定此序。無歲月可考。詳其詞意、當是弘治十七年甲子。蓋公告老之歲也。殆文成而病、不暇登軸耳。公猶子奕、命徵明代書。區區惡札烏足以副公之正氣哉。然義不容辭、勉為抄謄一過。至是陳公亦已下世。王、為柱國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李公為禮部尚書。吳公刑部尚書。亦皆致仕家居。雖同一鄉。而郡邑隔遠。不得數數會集。讀公斷語。不能無慨焉。丁丑門人文徵明記。）次王惕夫三跋陸鳳石觀款。又文恪書言事論。卷長約七八尺。作行草。極精。款署拙叟。繫舟圖、（沈周繪王鏊記楊廷和等數十人題咏）王君言。昨歲寄存上海。未取歸。無緣寓目。悵悵也。辭歸寓所。次日擬作三山澤厥之遊、敬如頌武兩君曰。澤厥久為匪窟。旬日前尙與三山保衛團開鎗戰數小時。力阻往。遂止。中峯三峯兩寺。皆唐創建。當有古刻。余尤所注重者。在察東山來脈。不能往。心悒悒焉。

二十八日　借閱太原王氏宗譜。（總三十冊宣統辛亥刻本。王仁寶仁俊修。葉耀元編纂。王氏。明大學士鏊後也。）吳中葉氏族譜。（總五十二冊。宣統辛亥刻本、葉慶元編纂。葉德輝裁定。葉氏。宋少保夢得後。慶元即耀元。德輝祖籍東山。發迹茅園也。）兼整理游記。再至碧螺峯麓、觀羣石。並游碧雲洞。

東山人民。以蠶桑養魚種花果為業。面積約二百里。隨處皆枇杷楊梅石榴銀杏橘柑梅桃李栗之屬。非天然之一大公園也耶。其經商服賈者。在上海銀行錢莊界。占勢最優、故殷富甲於全郡、房屋整齊、人家至萬餘戶。無一茅茨。全國中實所罕見。且道路修潔、前後山通車無阻、熙來攘往。可稱樂土。惟婦女多染海上惡習。冶容麗服。非復山中樸厚之俗。前山煙賭尤甚。渡水橋一帶、無業遊民蝟集。亦多。將來必為山中之害。是在有地方責者。思患豫防焉」

東山山脈、據余所見。與縹緲同祖。弁山、穿湖渡水。起三山、過長圻、起南望山、再起飯石峯。過楊灣、起碧螺。起嵩峯。再起荷盤頂。南結俞塢。北結花雁池。過平嶺。高聳莫釐。下啟前山之市鎮。迤邐而東。成武山之蟠龍。山行止此。此蓋結也」筠廊筆記云。吳江震澤松江華亭婁縣奉賢青浦上海。皆自東山發脈。其有何憑證耶。未敢信也」姑蘇山略云東山脈、下俗心灣、渡菱湖。起黃墅岡。以菱湖嘴大村嘴為迎。以應余山武山之送。結橫涇鎮。過旋馬橋。起堯峯。此說亦未敢信」東山者。雖為縹緲之東落、而自成局面。行龍有力。山水和洽。無一破損。故其富庶無上。當亦自然之理。葉源華翟謂自龍山潛踪脫卸、沉伏十餘里。過余山。起莫釐。余詳察之。終無其跡。龍山者。禹期之護龍。禹期者。又金鐸渡渚之護龍也。行至屯山墩而止。如云來自龍山。則龍山禹期開鑿歷二百年。

石骨掘盡。脈早斷絕。東山生機。尚堪問乎。（今黿山居十餘村。在未開山以前。富庶異常。開山以後。漸致頹敗。今則丁財兩虧。生機已絕。其居民告余曰。山本不應開。今則已不能不開。如吸雅片者然。明知其貽害於人。而人又不得不吸。直至吸成枯體。抵死猶未肯休。其言善於取譬。沈痛之極。故余敢確斷之曰。非常來自黿山也。既非來自黿山。其直接來自弁山歟。抑至再頭以後。南畀厥山澤山而起三山過長崎歟。余以阻隔之故未獲登橋頭小姑。一爲親決。姑闕疑以俟異日再來耳」

二十九日　東山游事畢。整裝赴西山。自石橋頭登舟。敬如頌武諸君送至舟次。舟行風逆。舟子調戲花。余久聞吳諺調戲花三字。不詳何解。今始實驗而知其義。蓋暗合幾何學原理。與西人打彈子之法同）經大山。泊大寶小寶香嶺。（三島均無人住）時許游覽一周。過鑿鯉山抵石公山。自王氏祠前登岸。石公爲稜山南盡之支。斗入湖。　山石屏立。玲瓏空透。奇偉無倫。　歸雲洞。夕光洞。雲梯。聯雲障。落照臺。施弄千人礙。蟠龍洞。石公石姥諸勝。而石公菴。浮玉北堂。翠屏軒。來鶴亭。湖山亭。柏舟關廟。節孝祠。錯落分布其間。昔賢如姚希孟。王世貞。蔡旅平。沈彤。王鳴盛。潘鍾瑞。時賢如金天羽諸公。各有記。余何敢再著筆。惟余已一一遊遍。下至千人磯遊濯足。自風弄人。登至聯雲障頂啜茗。午餐則在來鶴亭。衆曰。茲游奇絕。不可無酒。沽得村釀二斤。兄智齋梨村盡情飲。皆醉。箕踞磐石上放歌。逾時往訪宋丹頭。可巡檢鳳稻墓。至梧巷觀鳳山祠。欲躋四登山。余忽發痧。腹瀉。急解纜舉帆至鎮夏。步行過暘谷洞。宿無礙菴。南有劉竹雲君澍來視。服藥一劑而愈。

三十日　午前大雨。午後稍霽。智齋梨村大乘斬荊劙蘚。冒雨尋鈔洞山摩崖全部。余靜臥菴中休養。菴壁懸寶竹坡廷詩稿。乃同治癸酉竹坡典試浙江歸游林屋洞作也。爲錄存之。洞庭之穴隱山麓。曰雨。曰丙。曰暘。谷。神龍擇里斯聚族。不宅於水宅於陸。五門旁通橫地軸。東齊西晉南粵蜀。奧區蘊雲分嶽瀆。第九洞天標林屋。我來探奇搜仙籙。幽宮深處忘凡俗。入門猶宏進轉促。陽匪不照晝燃燭。惟石嶙峋四周矚。石峰逐人人漸縮。上石壓背下磨腹。人作蛇行手代足。水氣蒸人冬暑溽。石汗淋漓首如沐。重門深鎖折九曲。石乳倒垂白凝玉。腥風射頭翻仙蝠。足跡滿地映苔綠。老龍寂寂厭塵俗。隔凡石隱不許矚。半途路絕停遊躅。靈境中止十得六。遊興未盡往而復。仙書未睹心潮惡。何時鼓勇游重續。「竹坡二次續游。在光緒五年己卯竹坡典福建鄉試。星軺撤棘歸。徑富春。桃葉渡江傳爲艷事。抵京之日。御史彈劾。革職。桐廬船娘。貌僅中人。而非玉鏡。竹坡有紀程詩二卷刊行。或辯題辭七律中有一聯云。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蓋紀實也。」

六月初一日。（小暑即陽曆七月七日）　△游雨丙暘谷三洞。「一穴三門」。統曰林屋。蔡羽。姚希孟。汪琬。潘耒。沈彤。程思樂。徐有容。潘鍾瑞。有游記。有容記尤詳實。一洞口水深沒踝。不可人探。蹟齊物觀。登曲巖。　蔡羽有記。一坐巖頭觀石。太湖石分水旱二種。斯巖之石。水石精英也。欲□詭異。瑩潤玲瓏。牛僧孺。白居易。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葉夢得。范成大。趙孟頫。高啓諸家有咏太湖石詩。其殆爲斯巖作耶。何異。乃俯攀附而下。往游靈佑觀。「古名神景宮。俗稱禁廟。」規模宏偉。昔人游林屋必宿此。「皮日休陸龜蒙范成大均有宿神景宮詩。」民國元年。劃東院設齊判廳。繼改行政委員署。今爲警局。晤今醒亞克戒。談片時。赴後堡。訪竹雲。晤蔣宗培涵。竹雲居蔣氏祠。爲宗培輯世譜也。「後堡舊靖湖通判署所在。」在蔣祠午餐。偕訪蔣氏遷山祖逸民墓。明江西道監察御史蔣韶墓。蔣大鴻

祖墓。雙鹿居士將祖墓終至福源寺。寺中文定不遇時嘗讀書其中。文定貴顯。繪讀書圖卷。徵集一時名人題咏。藏之寺中。久佚。尚存宋古銅鑄佛像一軀。高三尺餘。「又小銅佛十二尊」寺之鎮山寶也。背雲命僧根傳出觀。僧語支唔。數促之。始承年前賣與日本人矣。醒亞乃拘局嚴辦之。東西山僧多敗。應肉食吸雅片。嗜賭不守戒律。故盜賣寺產寺物。隨在而有。根傳其一。寺之毀敗。半由於是。亦佛門之刦也。相與慨歎。歸途過鄉政局。「舊橘香菴」訪吳守仁。心頤。鳳子遠思永觀宋少保高定子墓中古物。「有漢玉臥人一軀。高一寸。長二寸。玉印盒一個。徑一寸。水晶印一方。長一寸五分。髮簪一付。徑二寸五分。金魚袋扣一付。乃光緒中鄉人盜墓所出者。尚有寶劍等物。為外人買去」經錢十墳墳隧起路上。吳越時錢氏塚也。時已晏。歸無礙菴。

初二日　出雙塔頭。有觀音菴。建經幢二。一開禧。一宣德。入包山下。長松夾道。蒼翠撲人。過蒼月坡墓。（有坊石獸）入顯慶寺。山門。僧分六房。（靜善堂。容翠閣。滿月閣。桔花堂等。）以大雲堂為之總。殿宇恢擴。湖山映帶。唐兩幢。明一幢。寶立寺門。主僧大休。蜀人。工詩。擅書畫。能彈琴。余舊友也。休公預於寺後築生壙。余為題湖山供養四字。款署詩僧大休壽藏。休公頭刻成詩四絕謝余曰。道忝三教　無成。百尺竿頭擬退行。一自身來雲水窟。彈琴虛谷和松聲。西下峨眉不記秋。百城烟水作南游。晋賢願行行難得。且向生公問石頭。欲辭塵界出娑婆。白髮餘生障礙多。覓得深崖期自了。拈詩說與老維摩。饑餐渴飲外無能。不落禪宗教律乘。欲識百年身後果。湖山供養一詩僧」專謁宋高定子暨其子斯道墓。「定子官太師資政殿學士。封成國公。斯道知德慶府。封吳縣開國男。俗傳魏文靖公了翁與定子為同母異父兄弟。誤。實則了翁乃定子中表弟也。見斯道壙志。

」並本寺高僧宋慈受明呆菴兩塔。閱藏經。觀余集繪梅花大士象。準提菩薩象兩軸。其徒闓達引入毛公塢。登毛公壇「白居易范成大有詩。易順鼎篆書毛公石壇四字摩刻壇上」草深及頂。壇前兩潭闊丈許。皮日休陸龜蒙有咏毛公泉詩。潭中之水。即所謂毛公泉耶。靜立壇上。曠觀四周。大勢。道書所稱四十九福地。誠不虛。遂大休留午餐。畢出至兵場里。有黃氏祠。黃氏遷山祖明善墓。又黃潛善墓。（潛善宋宰相。見宋史奸臣傳。明善。潛善弟也。明善後裔告余曰。我祖以其兄奸慝。與己志不合。離諠屬昆弟。不相往來。事載宗譜。）尋晉王氏五女墳。未獲。至羅漢寺。修篁滿山。林木蔚薈。寺門紫藤一枷。天矯拏空。較拙政園文藤尤奇古可愛。羅漢松一株。亦逾千歲之物。未匯上。過沈氏祠。入葛家。至上方寺。大殿新建。妙香堂尚雅潔。臥龍松已不存矣。登後山訪鹿飲泉。泉甘美。（有蔡羽記）「王龍詩」適大雨傾盆。至山水暴漲。大殿集水深尺許。山渠亦成巨浸。雨止逾時。再自塢中深入二里餘。達山居。宋明之世。上方僧退修之地。幽奧清涼。塵坱不到。極豐林邃壑之勝。坐留雲堂。顧戀久之。不忍去。天暝方歸。

初三日　乘船游黿山。山脈自七賢來。秀翠大盛。與石公對峙。投龍潭在其下。錢武肅王銀簡於此網獲。今大石將掘盡。窰戶猶不已。竟築灰窰於山際。日燒石灰數萬斤。五年十年後。恐求一片石而不可得。覽之增慨。過謝姑山。織造府之瑞雲留園之冠雲諸峰。皆掘取於此。今雖禿然童然。成平土。無一石。而所產者。已寶立千古。名滿寰宇。謝姑其亦足以自慰耶。舟泊鹿村。游玄陽洞。「張鳳翼沈堯中咏有詩」登御偈山。黃讀山。觀葉德輝祖墓。過金村。至普濟寺。「又名文化寺」吳大傅闞澤宅改建也。左廂建闞祠。無僧住持。殿庭滲漏。佛象在零雨中。幸屬石造。尚無大礙。寺前澤墓。在稻田間。背雲醒亞守仁倡議修葺。余捐金贊成。登禹期山頂。「俗名烏

峰頂」看往蘇州山脈。禹期者。實渡渚葉山之護龍也。阜青衔立。空透皺瘦。石之美也。而山形則如鸞鳳翔空而下。非湖山之秀出者乎。乃其左羽爲巨靈擘其半。奈之何哉。「禹洩具區會諸侯於此之說。固不足據。而白太傅登臨賦詩。可以想見山之勝概」歸至龍山警局午餐、「警局設蔣巷。蔣氏祠。祠之規概極宏。當日之富已可想見。今則荒涼破敗。子姓不振。將皆謂受「山之結果云云」。以龍山覽遍全島。山悉鑿空。淺者數丈。深者數十丈。最爲山之害者。蘇錫各處之石灰窯。上海建築馬路之碎石。咸取給於是。除屯山外。「屯山有蕭天君廟。鄉人崇奉至虔。故不敢開採」無一不在開採範圍之中。非山靈之浩刼也耶。昔朱勔挾帝王全力。猶未敢恣意如此。今之窰戶。則勔之罪人也。「窰戶多係外來人。認財政廳稅捐設公司者。工人亦半屬外來人」　吳中碑石。悉於此採取。質地細膩。在魯豫秦三省之上。三省漢魏石刻林立。隋唐亦無足論。而吳中石刻。唐宋之作。稀如星鳳。邈論漢魏。蓋以石產於水。質不堅剛。不能抵禦空氣中之霉濕。入土之後。土中濕氣。尤足以銷蝕之。故明墓志之出土者。百十中無一完好。殆以此也。「至屯山墩「舊爲田汎。把總署在此。旁建關廟。三官殿。一蕭廟。香火極盛。與莫釐相望。古柏參差。巖花錯落。廟左聳石。下臨湖水。山既峭。湖石相搏激成異響。西望則明鏡晶然。闊數百里。烏程諸山。亦隱約見於天水之際。王文恪謂此地兼山水之美。信然。日薄崦嵫。自石人涇發舟。風逆。轉舟人調戗帆。敧船立。浪花從船牕傾入。衣袂都濕。坐臥幾無佳者。智齋醒張航行不慣。意頗悚然。須臾收帆抵鎮。下燈後。守仁子遠諸君來萑設讌相款。意至殷拳。

初四日　游消夏灣。入由陸行。行李舟運。過雙涉頭、兵場、匯上。至葛家塢。有葛氏祠。祀晉散騎常侍葛洪。至徐巷。游徐氏祠。「徐徽言裔」東蔡游東蔡宗祠。「蔡良瑞裔」。秦家堡游秦氏祠。「秦觀裔」。西蔡游西蔡宗祠。「蔡源裔」。東陽匯游繼善堂並歷訪越大夫諸稽郢。宋駙馬都尉秦儀。遺民秦欽。元武毅將軍蔡良瑞。明醴陵知縣秦文戉。南寧知府蔡蒙林屋山、蔡羽。彝陵知州蔣球。玉清溫台兵巡道蔡瓔。枝諸墓。皆完好。祀事不缺。無都西諸山盜掘盜賣之風。非人心俗尚之厚。曷克致此哉。灣長九里。闊如之。形如虹蜺。南啓門關。受太湖水。廛市相接。萬瓦鱗比。吾鄉通邑。亦罕其盛。加以土沃風醇。山水清美。恨不移家於是。署名曰五湖散人。老此烟霞也。昔人咏消夏灣詩。自宋迄今。無慮數十家。范文穆七絕云。「蓼居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涼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處著。青山環水水浮空。」可以壓倒一切。赴圻村有古龍山泉。登龍山頂。觀信女蔡氏等造釋迦佛象。工雖不精。尚遺古法。至石佛寺。觀音洞淺而不奇。造象亦劣。惟山花古木。丹榴紫葡萄。滿畦滿架。泉水亦清美。沁人。坐寒林夕陽之亭。不覺蕭然意遠。午餐畢。駕小舟游龍渚。渚石嶙峋。架疊陳列。湖滸。當西南濤浪之衝。屹屹風雲。屹然萬古。小洞庭石。芭角森起。狀尤詭異。使起牛李許之。亦當曰奇哉此石。天下第一。「非後山。有蕭天君廟。又有兩江總督鐵保巡撫汪志伊德政碑亭。過死山「又名衆安洲」訪水平王廟。汲霖泉。得徐開雲霖泉記。明月灣之陰。名廟山。山麓有南灣者。鄭大鶴嘗賃居住數月。盪舟自荷花叢中往訪。香露清芬。饒有游黃天蕩之風趣。「黃天蕩荷花皆白色。此間花則紅色」登陸回顧。縹緲屏張。消灣鏡朗。如此絕景。無怪大鶴愛不忍去。大鶴之畫。當於此得力不少。沿山麓行。過蔡巷。楊巷。張巷。王家堡。仇巷。養馬澗。至東蔡下榻於鄭逸菴(事原)家之禮耕堂。逸菴梨村族叔也。游龍渚時。竟東往南灣。未得西至石蛇山。一驗九遂之記。而明月灣亦未往游。殊爲遺憾。「江寧鄧孝先先生邦述。其先明月灣人也。祖墓宗祠今猶在明月灣中。」

（未完）



隨筆

凌霄一士

偶閱清光緒戊寅申報館輯印之屑玉叢談初集。中有夢談隨錄一種。儀徵厲秀芳所著也。厲道光間官山東武城令。解組後著此。述在官時政績。於聽訟折獄催科撫字親賢禮士諸端。均有所記。而於謹事上官和洽同僚之道。亦舉其經驗與心得告人。就所著觀之。亦一時牧令中之能員也。武城爲臨清直隸州屬。州牧嘗押送官民剝船三百隻赴德州。抵武境。告厲以「適有公事返州。煩爲接押。厲以上官之命。弗敢辭。而不知個中大有轇轕」州牧圖卸重責。隱其情以屬之耳。迨困難既發現。厲委曲補救。煞費周章。幸得無事。糧道以臨清牧誤公。囑德州牧詳參。亦賴厲斡旋得免。其自敍有云。「返武後赴州銷差。吏目吳銘九詢剝船到德何速。……余乃備述其詳。吳曰。此情不可以告本州。彼見爾才駕其上。必日尋瑕鉅以窘爾矣。余曰。「嗚乎。本州嫁禍於余。余於德州詳參之際。猶爲多方爲之斡旋。是則人負我而我終不負人也。」厲初任縣令。蒞武甫三月。吳氏慮其未悉官場常屬相處之宜忌。故先告之也。此與述前丁田事蓋有相類處。均可爲專制時代官場腐敗積習之史料。時至今日。此種惡劣心理。政界中爲長官者。或已隨時代潮流而漸革歟。

薛福成好談神怪。未能免俗。庸盦筆記中「水神顯靈」「賈莊工次河神靈蹟」「武員唐突河神」諸篇。均鋪張「大王」靈異。所述「大王」「將軍」名號體態。爲類甚夥。並謂「開河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蠍虎。蟾蜍。皆是也。然託於蛇體者最多。但其首方。其鱗細。稍與常蛇不同。位愈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尺。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黃大王黃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

象。以著靈異」言之津津若信而有徵者。現代之人讀之。嘗爲失笑。而所謂大王將軍者。出於流俗附會。名類旣繁。殆不盡指治河有功之人矣。水神顯靈篇記「党將軍」冲決捷地壩。引運河水入減河。助提督黃翼升困捻。且言李鴻章扼守黃運兩河。卒收減捻之全功。亦多賴大王將軍以水阻捻之力。同治辛未。党將軍見於天津。旣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吏迓入大王廟中。民衆焚香演劇以侑之。兩月未已。李氏時爲直督。以正値荒歉。何如移此費以振饑民。議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而党將軍降神於優人之體。斥李太無情誼「於是屬吏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大王將軍乃漸去。」是李、鴻、章、尚、非、虔、事、大、王、將、軍、者。然不、敢、堅、持、驅、送。視、前、述、李、秉、衡、斬、大、王、事。此李、之、膽、識。遠、遜、彼、李、矣。且議、罷、演、劇。而爲、神、所、憑、者、適、爲、優、人。此中、顯、有、情、弊。何鴻、章、不、察、乎。或以、羣、衆、迷、信。喩、解、爲、難。遂不、欲、因、此、過、咈、輿、情、耶。

閻敬銘撫魯時。有黃厓山之役。事後傳聞異詞。或謂誅當其罪。或謂實係屠殺良民。吾嘗訪之故老。則此、獄、生、於、誤、會。不得、謂、之、非、冤。黃厓山者。在濟南城西南百餘里。肥城長淸二縣交界處也。光緒之初。捻匪初平。有殉難臨淸州牧張積功胞弟積中。在山顚神廟講道。所講則附會儒家學說。羼以方士派道家之語。類近之悟善社同善社所爲。亦設乩壇以卜休咎。附近男女。往聽講者頗夥。張又以乩語告衆。謂兵禍未已。山東將全省糜爛。惟此山爲福地。可免刀兵之刦。有緣者。居此聽吾指示。必無他虞。風聲所播。衆益趨之若鶩。官幕兩界攜眷往依者亦甚多。或曰是卽白蓮敎之一派也。事聞於閻。以匪亂戡定未久。人心未寧。流言猶滋。張僻處深山聚。集多人。言行涉於詭異。已疑其叵測。會有以張氏謀爲不軌行將舉事告密者。乃遣弁涖山視察。而張率衆居山。亦時恐爲匪所擾。因以、健、兒、司、守、衛、遙、見、弁、騎、馬、持、武、器、至。則以、爲、匪、也。遽開、槍、擊、斃、之。邑令聞而大駭。卽飛稟巡撫。謂張積中擅殺省弁。逆跡已著。非派兵剿辦不可。閻亦、以、黃、厓、山、眞、反、矣。立命滿人某道員率兵往剿。時有候補知府陳某。適奉差在長淸。聞其事。往謁某道員力阻。謂眞相尙待考查。不可孟浪從事。而某道員

急於邀功荅。以奉帥令行事不知其他。陳無如之何。以山中信徒相識者不尠。遂乘夜潛往密報。謂大軍一到。將無噍類。即刻離山勿稍遲疑。當時轉相告語。下山男女二千餘人。多裸身披髮。逃至城內。陳即促長清令諭令城內當店將質庫存衣。儘量運出。以衣此輩。次日未明。官兵大至。對山開砲轟擊。死者無算。張則自縊而死。某道員親入張氏居所搜查。圖帷、神壇、一座圖書四壁所謂讖緯不軌者。毫無證左。復訊諸山中武備。亦惟健兒十餘人。槍數枝。張所置以自衛防匪而已。屠殺之後。無以復命。會山中嘗演劇祀神。留有戲箱。因取其王冠、袞衣。指爲張氏謀叛實據。以逆衆肅清元凶斃命報捷。閻即據以入告。奉旨褒許。某道員且獲優獎焉。說者謂張氏誠妄人。其聚衆講道。使信徒裸身披髮。邪僻荒唐。非無應得之咎。然實無謀爲不軌之事。至信徒則以避免兵燹之心理。冀張有神術以庇之。懵然相從。其愚可笑。其罪豈應誅。乃聚而殲旃。實當時一大冤獄。亦一浩劫也。聞閻氏旋亦廉得其情。自悔孟浪。引爲終身之恨。後閻以致仕大學士卒。因撫魯有績。詔許山東建專祠。濟南閻公祠成。樓閣崇煥。水木明瑟。爲是郛勝地。而言者追論黃崖山事。謂其草菅人命。有愧祀典。遂罷其祀。陳某之子冕。癸未科以進士第一人及第。談因果報應者。謂是其父活人之報云。

桐城派古文家所宗之方苞。爲清初篤守宋五子之理學名臣。其母亦有可述者。據李元度方望溪侍郎事略云。「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君命也。母閉目。命搴幃。顏變者久之。既而曰。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上聞矣」一理學名臣之母。拘謹至於此。亦何其太甚乎。未知方氏理學。源於母教。抑其母自若若是。乃由方氏啟導之效也。宋儒講學。實有不近人情處。若方母者。其一例已。方母之面。不能令男子窺。而其子中。以君命乃萬不得已。而使醫者望見顏色。觀其閉目變顏之態。其內心之苦痛可知。然君命可以強。理學名臣之母。所難如是。且口頌聖恩良厚焉。是亦宋儒提倡尊君之成績耳（古人君臣之際本不甚嚴。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也。故漢魏州郡掾屬對於府主。

亦執君臣之禮。自宋儒嚴申三綱之說。君之於臣。其關係乃迥異尋常矣）今之痛斥舊禮教者。如讀此節。得無翁生「吃人的禮教」之感耶。淸初女子魏于雲「讀莊子」有云。「人生天地間。肖形造物。同此六尺軀。不知何故偏分男女。無論身名事業。讓與男子做。卽欲高談雄論。謝女道蘊之設靑帷帳。爲小郎解圍。今日亦不可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稍不遵守。卽犯踰閑之戒。嗚呼。何其苦哉」則有爭男女平等之意。可謂當時富於解放思想之女子也。假令方母論之。必以卽此一念。已足爲離經叛道。名教罪人矣。

虱蚤的跳力

海客

英國劍橋大學基督書院院長希伯來爵士。近曾試驗過蚤虱的跳力。與人類的跳力相比較。得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答案。他先把九個蚤虱。很仔細的將化學中所用的秤秤了一下。見每一個蚤虱的體重。不到一釐的十五分之一。確切些說。是重一米利格來的百分之三十八。而人類的體重。平均是七十基羅格來。一個蚤虱的跳力。縱跳達十三英寸遠。高跳達八英寸高。倘將一個人類的體重。以蚤虱爲比例。而像蚤虱般有同樣的跳力。那麽縱身一跳。可以跳入空中二萬一千九百英里。倘若跳上十跳。便可跳到月球中去。不過這跳的速度快得可怕。在第一跳時恐怕身體就要爆裂。成爲一團火燄。而像流星般飛射開去了。



秋

瑞典斯特林堡原著
降龍重譯

他們結婚已經十年了。幸福麼？不錯，在他們那種生活狀態之下凡能享到的幸福都享過了。他們倆好像是力量相同的兩隻壯牛，在並行的繮轡之下向前工作，各人有各人應負的責任。

結婚的第一年，葬棄了許多妄想也發覺結婚並不是十分幸福的事了。第二年，孩子們開始降臨，日常工作使他們倆沒有閒暇顧到戀愛了。

他是很戀家的，或許有點過度；他的家就是他的世界，他自己就是這家庭的中心。孩子們就是半徑。他的妻也試驗着去作家庭的中心，但永遠到不了圓的正中心上，因為那一點全被伊的丈夫佔據了，於是半徑們有時互相雜沓，有時隔離太遠，他們的生活便逐漸不調和起來。

結婚的第十年，他在監獄委員會中作了秘書，既然任了這種差使，便不得不隨着委員們在國內游行視察了，這樣一來，把他戀家的毛病要加以澈底的破除。每想到離了他的家庭，他就煩惱起來。自己思量着究竟想念誰較切些，妻呢？還是孩子們呢？結論是：實在兩面都想。

臨別的一晚，他坐在睡椅的一角上，看着伊給他包捆行囊。伊跪在地板上，身旁放着一堆襯衣，掃一掃他的黑色的衣服，小心的疊放起來，為的是在行囊中佔的地方小些。他對於收拾這些東西不加可否的。

伊從來沒有以自己是他的當家的，也不算他的妻，伊不是別的，祇是作母親罷了：孩子們的母親，並且也是他的母親。伊把他的襪子縫好，自家並不覺得卑賤，也不希望他的感謝。伊也永遠不以為他是欠着伊的情，因為難道當伊或孩子要新襪子和別的東西的時候他就不給他們了嗎？

在丈夫那一方面，以為自己出去之後，伊便要親身去工作，藉以維持生活，孩子們自然要拋下不管了。

他坐在睡椅角上，目不轉睛的看着伊。別期在即，分離的苦痛也嘗出了。他凝視着伊的身段；伊的肩膀不很直立，因為推動孩子們的搖籃，彎下去了，燙版，縫台都傷害了伊的身子的挺直。他呢，脊背也彎了一些，那是整天在寫字檯上的結果，目力也弱了，不得不架上了眼鏡。但是那時，他的確是沒有想到自己。他看見伊的頭髮比以前薄了些，戴上了點銀首飾。伊的美就完全為他犧牲了嗎？不是的，的確不祇是為了他，是為了他們那小社會，因為不用說別的，伊還要自己作工咧。伊的頭髮也比以前稀薄了，不用說是供給家庭生活的原故。假使他不供給這些人吃飯，也不結婚，或許他的青春還能延長幾年；但是他自己對於婚姻向來沒有後悔過。

「出去一趟於你是很好的，」妻這樣說：「因為你在家裏過得太久了。」

「我想你很樂意讓我離開你，」他苦惱的答：「但是我——我實在是想念你。」

「你像一隻小貓，想念你的舒適的小家庭，不是想念我，你自己曉得不是想念我。」

「你說的是那些小東西們嗎？」

「呵，不錯！我敢說你走了一定想念他們，因爲你常和他們發脾氣，不，不是，我不是說你待他們不好，但你眞是常常鬧氣的！我說的全是公理，我知道你是很愛他們的。」

吃晚飯的時候他是很頹喪不振的，沒有看晚報，很想和妻談談，但是伊太忙，顧不得再照應他了；伊忙得不可開交，多虧十年來保姆和廚子的訓練，還能支持得住。

他心裏的難過比表現於外的還厲害，看一看屋裏橫七豎八的東西，心裏不由的急燥起來。他的日常所用的寫字紙漫散在椅子上，抽屜裏也有。他的黑色的行囊大張着口好像一個棺材，黑色的衣服上蓋着白麻布，那些衣服膝肘所在的地方都磨成了窟窿。他覺着好像自己穿着白汗衫，硬胸巾，仰臥在地上一樣，不久就要蓋上那棺材蓋，抬着它走了。

第二天早晨——正在八月的時候——他早早的起了身，急忙穿好了衣服。神經早混亂了，他跑到孩子們睡覺的屋裏去吻他們，他們朦朧的眼睛直直望着他；於是又去吻他的妻。跳進了車中，告訴車夫向車站上趕去。

和同事們一路同行，很是快活；從家裏出來果然是於他很好的；戀家的心也拋掉了，在林克平下車的時候他高興的了不得。

在頭等旅館裏早定下了一席酒宴，下車後一直吃喝到晚。他們本是來巡視罪犯的，但那時誰全沒有想到罪犯。

酒宴已過，寂寞的小屋裏，一架牀，兩把椅子，一張棹子，一個面盆架，一枝臘燭，慘淡的燭光照在孤峭精光的幾面牆上。他禁不住難受起來：解悶的小玩藝兒們都失却了——鞋子，大衣，煙管架，寫字檯，還有一羣在他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的小東西們。孩子們呢？妻呢？他們在家裏幹什麼了呢？他們過得好嗎？往復的思索着，放心不下。正想要上一上錶，才知鑰匙忘在家裏，在家裏鐘座上掛着咧，那是婚前妻贈給他的。他坐在牀上，點着雪茄煙，他想從行囊裏拿出一本書來看，便立起身來。皮囊裏安放得很整齊，不肯弄亂了原來的次序。找書的時候，他看見了他的拖鞋，他什麼也沒有忘記。他找到了書，但是他却讀不下去，腳在牀上回想着過去的事蹟，回想他的妻在十年前是什麼模樣。他好像看見伊又立在眼前，但是想像中的「伊」却隨着雪茄煙所形成的圈子消散在那被雨水溼污的天花板上。無限的惆悵湧上心來，以前和妻說些不中聽的話一字一字的回到他的耳朵裏；想起每次給伊氣生，便深深的後悔起來。最後才慢慢的睡去。

次日，辦了些公事，又吃了一回酒宴，給監獄長祝福——仍然沒有關心到囚犯們。到了晚間，依舊是孤另，空虛；淒涼。他很想和伊談一談心。拿了一張信紙坐下來寫信，起首就遇見了一層困難；怎樣稱呼伊呢？從前有時候因爲不能回家吃飯，給伊寫信時就稱呼伊做：「親愛的母親，」但是，現在又不是眞的給他的母親寫信，而是給他的妻——給他的愛人。最後

，他決定用：「我的可愛的黎麗」作信的開端，以前他是曾經這樣的稱呼過伊的。起初寫的很慢，又遇見了許多的困難；好多漂亮的字句，都忘掉了，祇有些平常用的拙劣的俗話。正在寫得高興忽然那些忘掉的話却都浮到他的記憶上來，如同什麼好句調，爛詩詞，什麼「鮮花」呀，「小燕」呀，「落日映在鏡面的海上」呀，種種甜密的字句，湧將上來。一生中青春時候的一切回憶，在輕霞裏跳舞着，而把那封信裏的「伊」包圍在當中。信寫完了，在紙的下面畫了一個十字——這是情人們常幹的勾當——旁邊註了幾個字：「在此接吻。」

寫完了，從頭至尾的念了一遍，臉上覺着有些發燒，心裏也不自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然而，他自己覺得靈魂赤裸裸的顯示給別人了。

不理會自己的感覺如何，便把那信郵去。

過了幾天他接到一封回信。他鎮日價等着回信，好像小孩們似的既害臊又着急最後，回信來了。他見了那封信，那從喧囂的屋裏，烟熏的的廚房裏發出來的聲音，又清朗又美妙，又柔和又純潔，好像初戀的情人。

從此以後，他倆的情書便不住的來往了。每天晚上他都要寫信給伊，白天有時還要加送一張明信片。他的同僚們不明白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對於穿戴上特別的講究，同僚們都猜疑他是有了愛人。他給伊寄去一張不戴眼鏡的像片，伊回贈了他一縷金髮。他們的信詞像小孩子說話那樣簡單而他常用畫着鴿兒的彩色的信紙。他們爲什麼不這樣作呢？相離有四十里的長途，結婚以來爲了謀生，使他們感到衰老了。近年來又照顧不到伊，並不是對伊疏遠，實是因爲太看重了伊——他以孩子們的母親看待伊。

遊行巡視快完結了，每想到家庭團圓就情不自禁起來。他給那「愛人」寫信商議

他仍舊和孩子他媽——當家的——在家裏見面嗎？他深怕失望。他幻想出伊拿着廚房手巾，懷裏抱着小孩子，不由的向後退縮。和伊初次會面决定在另外一個地方，而且必須要幽會。教伊到瓦克斯霍姆來麽？到斯托克島上來麽？到他們在定婚時期過了許多快樂日子的旅館來麽？這個主意很不錯！在那個地方，把已經過去的美麗的春天重新能够再過兩天。

坐下來寫了一封甜蜜的情書。伊的回信裏聲稱很贊成他的提議，他兩都想到這種意思了，好不快活。

兩天後，他就到瓦克斯霍姆去，在旅館裏包下了房間。正是晴朗的九月的天氣，在大餐廳裏獨自啜着酒，忽然覺得自己又年輕起來。一切事物都使人感到悅意，美麗；外面展顯着藍色的海水；祇有赤楊樹改變了顏色，花園裏還盛開着鮮花，香氣從畦中噴散出來。祇有幾個蜜蜂飛到枯乾的花蒂上，却又很失望的回到蜂窩裏去了。漁船在微風裏走過了海峽，船帆在轉動時微微的搖擺着；驚起的海鷗成羣的飛到空中，在漁人的頭上圍叫着，漁人們正在忙着打撈小鯡魚。

他在廊上喝咖啡，向外面望着那六點鐘駛來的輪船。

他坐不穩，立不安，來回的在走廊上踱着，順着斯托克所在的沿岸，向海峽裏張望爲的是輪船一到，他就可以看見了。

最後一縷烟雲，好像是一塊黑色的補綻，浮騰在水平線上了。他的心跳得擂着肋骨，呷了一口酒，飛也似的跑上海岸去了。

海峽中間矗立出烟筒來，他又等候了一會兒，桅杆上的旗子也能看清楚了……伊真的在這隻船上嗎！或許伊又因了別的事不能來吧？假如伊不曾來，一定是因爲一個孩子有了病，於是他又不得不在旅館裏度這寂寞的一夜了。在近幾個禮拜以來，孩子們早被扔在腦後，現在他們倆中間逐漸又有了他們了。在上面寫的幾封信裏面他們就沒有提到孩子，好像是故意的丟開！眼中釘和惡人似的。

他急得在碼頭上頓着脚，隨後才安靜的靠近了一根轆轤架站住，凝視着那形體漸大的船，慢慢的駛來；船後遺了一條深痕在藍色的海裏閃出了金色的光，波濤起湧着。

現在站在船的甲板高處的人逐漸能看得見了，一羣人在向前擁擠，水手曳緊着繩索，很是忙碌，在輪機房旁邊有一點白點在微動着。那個白點在那裏搖着手巾，碼頭上除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微動的白點一定是爲了他，而且那搖手巾的人也並不是別人，一定就是伊了。他抽出了手巾來回答伊的敬禮，那時他才注意到他的手巾不是一條素白的了，近幾年來因爲儉省的緣故，改用了帶色的手巾。

輪船放了汽笛，掛出信號，輪機也停住了，伊沿了甲板走着；他認清那是伊了。兩人相離太遠不便說話，只好用眼來眼去傳達消息。伊夾在人叢中擁過了小橋，那就是伊，這回還不是麽？

伊的形體，和他的心目中的伊，相差了十年。身段完全和以前不同，裁縫衣服也改變了式樣。十年前，戴着小帽兒，露着前額，襯得臉皮更外鮮艷；現在呢？盆子式的帽子遮着前額，在十年前，伊艷麗的衣服襯着花紋，美術家的美人雕像，也不過是這樣，現在呢？迴旋的衣紋看不見了，唯有肩膀和兩臂彎曲的度數增加了許多；披着作工的大衣，雖然也有幾行花紋，但是現在的伊那裏還是從前的伊呢。當伊走過了橋時，他看見了伊的那雙小脚，以前穿着結鈕的合於自然線段的靴子，使他心醉神迷　如今穿的是好像中國式的尖鞋，走起路來，和不上跳舞的節奏，不像舊日使他心醉的那個樣子了。

那是伊，但並不是原來的伊了！他擁住伊吻了幾下。伊問候他的安康，他問候他的孩子們。於是，他們倆沿着海岸慢慢的走去。

無論如何，總是想不起話來說，即使說了，却都枯燥無味，或是太不溫柔。真奇怪呵！見了面反害起羞來，都想不起寫信的那回事來了。

最後還是他鼓了鼓勇氣問道：

「日頭還沒有落下去，你願意散散步嗎？」

「我願意」伊這樣答，挽住他的胳膊。

他們倆順着進城的大道慢慢的走。夏天納涼的窗戶都關閉起來，花園裏也蕭條了。間或有一枚蘋菓隱在密葉底下，然而花畦裏什麽花都沒有開着。露臺上的屏風移去了，好像是骨架一般的竚立着，以前的歡笑的場所現在被寂靜佔領了。

『秋氣多末橫溢呀！』伊說。

「不錯，這幾所別墅，真是淒凉得可

怕。」

他們倆繼續着向前走去。

「我們去看一看我們以前的住處去好不好？」

他們走過了停車場。

「呵，好呀！那是很有意思的。」

那裏，駕船人和園丁的房屋中間夾着一所小屋子，紅瓦蓋頂，有遊廊有花園。

舊事全部回到意識裏。這兒是他們第一個小孩子下生的寢室。多末有趣呀！真好笑！哈，青春呀，快活呀！他們倆親手栽的玫瑰還長着咧。但是他們所鋪填的花畦都沒有了，再也看不見了，上面叢生着亂草。他們所製的鞦韆還可以尋到些遺跡，但是鞦韆的本身早就沒有了。

「多謝你給我甜密的信。」伊說時拉緊了他的胳膊。

他紅了臉，沒有回答。

回到旅館，他告訴伊些他在巡查期間所見聞的事情。

在大餐廳裏開了一棹午飯，坐在他們倆從前曾經坐過的棹旁。他們倆都沒有什麽謙讓便坐下了。

他們對着臉吃飯。他拿過麵包籃子遞給伊一塊麵包。伊微微的笑了一笑，許多年前他曾這樣伺候過伊。在海濱旅館裏吃着午飯自然有一番特別快活的風味，不久他們倆就暢談起來。他們倆好像是奏二人曲子一樣，這一個說一段往日的故事，那一個也想起：「從前有過一次……」他們返老還童了。他們的眼裏閃爍着光亮，臉上的微紋也不見了。呵！黃金似的時光！呵！玫瑰似的時光，只來一次，即使來了，我們中還有許多不及享受它的呢。

飯後吃水菓的時候，他靠近女僕的耳邊小聲的說了幾句話，不一會女僕便拿進一瓶香檳酒來。

「親愛的亞賽爾你在想些什麽呢？」

「我在想那已去的春天，但現在又要回來了。」

但是他並不是完全想那件事，聽見妻說出不滿意的話來，便覺得在家裏看見了孩子們的臥室，這種懵懂的情景慢慢的消失去了。

無論如何——空氣又恢復原狀了；美酒把往事喚起。他們想到那過去的陶醉的幸福便忘形了。

他靠在棹子上，用手遮着眼，好像是決心撥開現在——這短促的現在，畢竟是他自己的那一個短促的時間。

幾點鐘過去了。離開了飯廳到客室裏去，那裏放着一架鋼琴，並且叫人把咖啡送到那邊去。

「我不道孩子們現在怎麽樣呢？」伊說時又想起實際生活的困難來。

「坐下給我唱一曲歌吧。」他答時掀起琴蓋來。

「你叫我唱什麽呢？你也知道我有許多日子不唱了。」

他明白這個，但是一定得要伊唱一段。

伊坐在鋼琴前面開始按奏，那鋼琴也偏來湊趣發出的聲音，分外的鏗鏘悅耳。

「我唱什麽呢？」伊轉過身子來問。

「隨你的便，可愛的，」他答時不敢抬起頭來直視伊。

「就唱你那段曲子吧！很好，或許我還記得呢。」她唱道：「幸福的世界在那裏？我的情人在那裏？」

但是，唉呀！伊的聲調又細又高，情不自禁，使伊唱走了調子。有時伊的聲音好像是從靈魂的深底裏發了出來，很有正午旣過黃昏將至的情景。伊的手指頭因爲作苦工以致累得按不準琴鍵。那架鋼琴也好像回想着燦爛的過去。

伊唱完了仍就坐在那裏身子也不轉過來，好像等他和伊說話。但是他也坐在那裏不動，沒有絲毫的聲息來冲破屋中的沈靜。當伊最後轉過身子時，看見他坐在睡椅的角上，雙頰佈滿了淚。伊很想驚慌的跳了起來，兩手抱住他的腦袋和他接吻——像以前那種樣子——但是伊仍舊垂着眼皮坐在那裏不動。

他手裏拿着一枝雪茄烟，等伊唱完之後，才咬去了烟頭，用火柴點着。

「謝謝你，黎麗」他說時用嘴吹一吹烟灰：「現在你不喝一點咖啡麽？」

他們一同喝着咖啡，談些關於避暑的事情，提議幾個地方作爲下一次避暑的去處。但是沒有許多話可說只是把巳經說過的再重複一遍。

最後他打了一個哈欠說道：「我去睡覺了。」

「我也走，」伊說得站起身來：「但我是要到露台上去吸點新鮮空氣。」

他到寢室頭去了。伊在餐廳裏多坐了一會兒，和女僕談了半點鐘的話。

女僕走後，伊便向寢室走去，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聽着。屋裏一點聲息都沒有。他的靴子脫在廊子裏。伊輕輕的開了門走進去，他已經睡熟了。

他眞睡熟了！

＊　＊　＊　＊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時，他頭痛了，這叫伊也不安起來。

「好厲害的咖啡，」他縐着眉頭說。

「那是巴西的，」伊簡單的說。

「我們今天幹什麽呢？」他問時看一看錶。

「你吃點麵包和牛油吧，省得喝了咖啡又來吵鬧，，不好嗎？」伊說。

「或許不錯，」他這樣道：「吃飯的時候我還要喝一點酒，昨天喝的那樣香檳酒。呵呀！

他要了麵包，牛油，和酒，他的頭痛漸漸的好些。

「我們到舵工山去看看景緻好不好？」「

吃完了早餐，他們倆一同去了。

天氣清爽，走起路來很舒服。但是他們走的很慢；伊不住的喘息；他的膝蓋也發了硬，大不如以前轉動時那樣的靈活了

走過了野地。青草早不見了，一朶野花也沒有。他們坐在大石上休息。

他說些關於遊行觀察的事情，伊說些關於孩子們的事情。

於是他們靜靜的繼續着走去。他看了一看錶。

「離吃午飯還有三點鐘呢，」他說，忽的想到明天應當怎樣的消遣呢。

他們回了旅館，他要了報紙來看一看，伊呢，坐在他的身邊，嘴角掛着微笑。

午飯的時候沒有說許多話。午飯後伊提起僕人們的事情來。

「天呀！你祇把僕人們留在家裏嗎？」他驚異的問。

「是的，我們不是到這裏來吵嘴的！」

「我是吵嘴嗎？」

「是的，我並沒有吵嘴！」

工夫很久沒有說話。他很希望有人到來。孩子們！不錯呀！兩個人對面嘔氣很使他難過，但是想起了昨天那快活的情形，不覺又歡喜起來。

「我們到獅子山吧，」伊說：「到那裏去採點野草莓花。」

「這時候早沒有野草莓花了，這已經是秋天了。」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去吧。」

他們去了。但還是苦於沒有話可說，他的眼睛不住的在道旁瞻望 想找些可以引起談話的材料，但是找不着。這裏沒有他們討論的題目。對於什麼東西他說什麼話，伊早就知道了；即使他說出來，伊也不大留意去聽。伊恨不得立時跑回家去，找着孩子們。伊覺得整天在那裏看景緻和丈夫 嘮是沒有道理的。

走了一會兒，停住休息一下，因為他們疲倦了。他坐下來用手杖去畫沙地。他很希望找些材料來談一談。

「你在想著什麼呢？」最後伊問了一句。

「我？」他回答，好像是卸了重擔，「我想我們漸漸的衰老了，母親：我們的秋收已經完結，過去的事我們知足吧。假使你也是這個意思，我們就乘晚船一同回家去。」

「我早就這樣想，老頭兒，但是我要使你喜歡。」

「那末，一同去吧，我們回家吧！夏天過去了，現在已經是秋天了。」

他們回到旅館，一路上精神特別的暢快。

這一次的出門，博得無味的結果，他頗不高興，自己覺得很有根據哲學加以說明的必要。」

「你知道，母親，」他說：「我的——哼！」我對於你的愛情已經經過一番改革了。比以前格外的進展，深切；以前是集中在個體上，現在呢？注重在家庭全體了。我現在所愛的不是你現在的本身也不是孩子們，而是全體……。

「是的，我的叔父常說：孩子們是光明的嚮導！」

一段哲學解釋既經說完，他又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他覺得脫了汗衫還舒服一點好像是穿了一身輕便的衣服一般。

回到旅館之後，伊便包裹東西，心裏也覺得坦然了些。

下了樓到大廳裏，不久他們便登了船。為了外貌的關係，他叫伊到外邊去觀望落日，但是伊不願意。

吃飯時，他改變了前天的行為，而先管起自己來。他問女僕黑麵包什麼價錢。

吃過了晚飯，他還守着棹子坐着，慢慢的啜一杯麥酒。他心裏早已存着一種思想，現在藏不住了，明明的說出來了。

「老婆子，什麼？」他說時舉起酒杯來，向他的妻笑了一笑，妻正在看着他咧。

伊沒有回敬他一笑，只瞧了他一眼。

迷惑他們的符咒破除了，老愛情到了最後的一刻烟消雲散了；他對着孩子的媽坐着，自己覺着小起來。

「望着我是沒有用處的，因為我近來成了傻子了，」伊嚴重的說：「但是男人的愛情是常藏着幾分輕蔑的意思，這真是奇怪。」

「婦人的愛情裏沒有嗎？」

「或許更厲害，這是真的！但是伊有

伊的充分的理由。』

『那是一樣的——有點分別。或許是兩方面都不對。大凡人之以爲難得而視爲寶貴的，即至得到手裏，便又容易把它看成卑賤起來。』

『爲什麼看着寶貴?』

『爲什麼難得呢?』

汽笛一響，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他們上岸了。

回到家裏之後他又見伊跑到孩子羣裏去了，他覺着對於伊的愛情是經過一番改革的，另一方面，伊對於他的愛情也改變了，是被孩子們分去了。或者伊對於他的愛情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他那一部分是短少的，自己感到些輕微的失望。假使他不出去賺麵包和牛油，或許早被驅逐出境了。

他走進了書齋，穿上大衣，拖鞋，吸着紙烟，在家裏歇着。

屋子外面微風夾着雨絲擊着窗上的玻璃，急風吹過烟筒時發出嗚嗚的聲音來

當孩子們都入睡後，他的妻走近他的身邊挨着坐下來。

『不是採野草莓花的時候了。』伊說。

『不是了，親愛的，夏天過去，到了秋天了。』

『不錯，是秋天了，』伊答道：『沒有到冬天，還有點趣呢。』

『每想到我們只能活一次，就沒有什麼趣味了。』

『有孩子便等於活了兩次，如果有了孫子，那就等於活過三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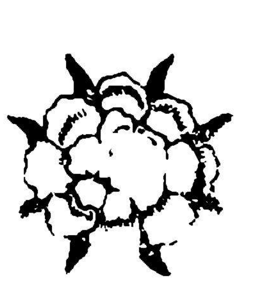
『再以後呢?到了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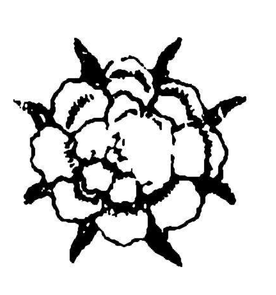
『除非死後還有一個生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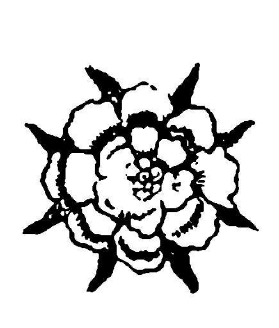
『那誰也不能說一定！誰知道死後怎樣呢?我相信靈魂不滅，但是我的信仰是用不着什麼証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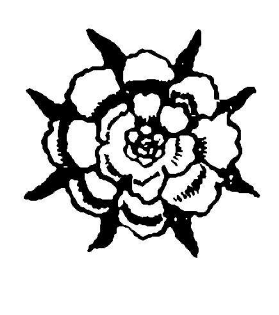
『但是，信那個也不錯。我們就信吧！我們相信已過的春天還能回來！我們就信那個吧！』

『是的，我們就信那個吧，』他說時把伊擁在懷裏。









原文献残缺